

金陵琐事

國學珍本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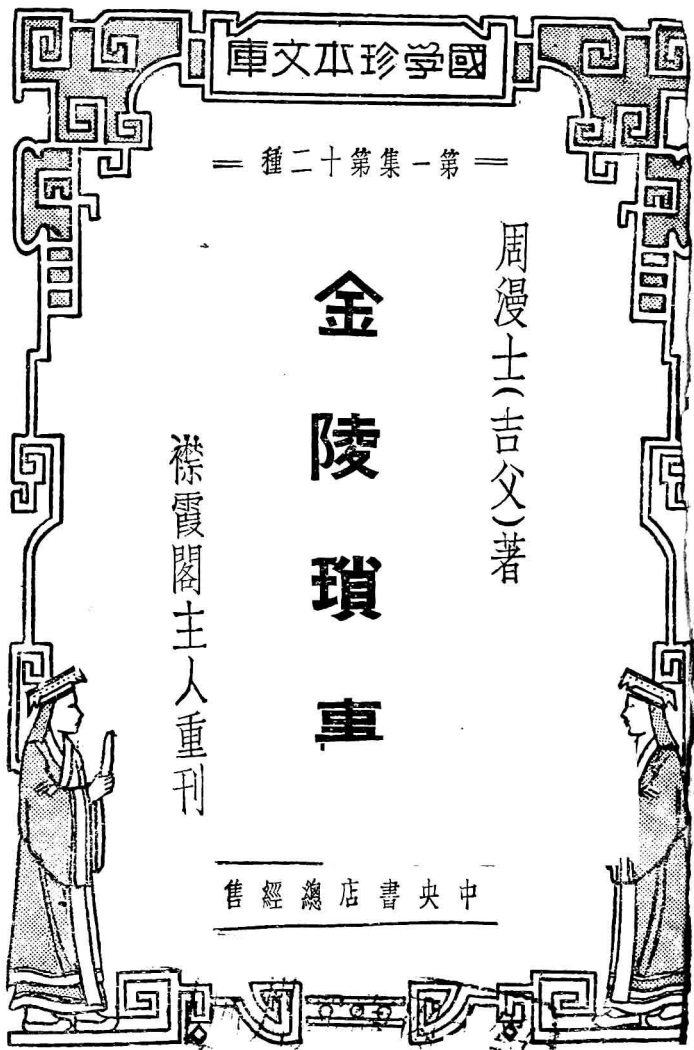
— 第一集第二十種 —

周漫士(吉父)著

金陵瑣事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店總經售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十二種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月初版

金陵瑣事 全二冊

分售：定價大洋五元

著作者 周漫士
 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局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金陵瑣事 下卷

漫士周 暉吉父著 矩所何湛之公露校

清甫論字

評願清甫之詩畫者。謂其詩中有禪。畫中有神。至于字畫之道。勁古雅。賞識者甚少。余藏清甫論字一帙云。寫字之法。不必拘字形勢如何人。要在心筆與古人相通。通會之妙。要須自悟。難言說。如金赤松。是拘其形似。而得通會之妙者。祝枝山則如風檣陣馬。臨機變化。得妙于言意之外。二者之書。如李杜之詩。并世間不可少者。若必欲評其優劣。正是癡人前不可說夢耳。

吳小仙傳

小仙姓吳。名偉。字魯夫。湖廣武昌人也。祖吳知州。用廉幹遷轉兩州。居官三十年。初治南陽之豫州。後治大名之開州。著聲籍籍發聞。至今民思之。父剛翁。中鄉舉人榜高等。有文學。行義。妙書畫。今兩京舊人家。往往藏其墨跡為珍重。翁性豪華。用燒丹破其家。生小仙數歲。翁死。又數

歲。小仙年十七。一日來游南京。以童子負氣性。至則整衣冠。晨出。館人不知其所之。因尾其後。見迺謁今太傅成國朱公。公一見奇之。曰。此非仙人歟。因其年少。遂呼為小仙。小仙亦以自號。如公稱。而人因亦稱為小仙云。收為門下客。待如親。近子弟與道家。小仙亦善畫。有父風。人云。用墨過前人遠甚。而風韻神妙變化。直追古作者。用朱公故。往見今太傅吏部王公。公時為兵部。及太保平江侯陳公。太保新寧伯談公。皆請為揖客。小仙貌嚴而禮謹。言語侃侃不阿。久之。諸公益善待之。由是士大夫莫不願與小仙納交。請見者日夕不離門。而小仙獨樂與山人野夫。厚性蓋然也。嘗一游京師。行將至。聞之于城中。今太師英國張公。太傅保國朱公。駙馬都尉周公。先戒館穀為小仙。待憲宗皇帝聞之。召見。特授小仙冠帶。將與一官。欲常置左右。小仙固請辭。迺得脫歸。復來南京。自是戒云。吾今識仕宦矣。迺始為落魄游。予往年自山中來。曾一接小仙。未熟。因以為江湖一豪客爾。以是王公大人敬愛之意無他。及今年又來。又與小仙接。頗有暇與語。語亦未能盡。予又別去。其於知小仙多。往日。又以為古詩文人。故能文與詩者。爭與遊。取下服之。今復至此。小仙過予館數數。又數與相拉出南門遊。入高座寺。或與野坐。方得

劇談。盡出所懷。始得探其胸中。其胸中浩浩乎其無涯。汨汨乎其無窮。渾渾乎其源而有歸。其于古今事無不知。其論人高下。無有不當。其行高。其事稱。其言宏而信。其為人夷曠而高明。其古之隱君子歟。其能隨世俯仰。而不屑於世者歟。其抱道自重。有所待而為者歟。今之人。莫測其為也。小仙以狂名。然而言謹甚。無妄泄語。故人多不知其心之所存如何。獨以書畫稱重於時。畫亦不肯苟作。故亦不多見。或時出一幅。輒即與窮困人。而即為人傳去。為富勢家買取。云得之小仙。小仙實未嘗為其人作。其自高每如此。小仙畫多自題識。人以其別其真偽。逸史贊云。小仙之才行。自多隱不外見。人不知莫可執論。今只以可見者詩與畫論之。王摩詰畫朝川圖。人謂其畫中有詩。杜少陵入蜀諸作。人謂其詩中有畫。以是古今特奇。惟之。爭傳道至今。今小仙兩得之矣。此傳乃繁昌徐賓興之撰。未曾板行。余錄藏笥中三十餘年。近見祭酒郭公正域。與吳同是江夏人。亦撰小仙傳。以小仙為農家子。因出此傳以證之。

王畫褻帖

馮開之祭酒。買胡秋宇家王維江山霽雪圖一卷。後有沈石田跋。買金石庄定武蘭亭一卷。後

金陵瑣事 下卷

四

有寶晉齋數帖。卷尾宋僧一跋。字畫甚佳。忘其名。二卷迺麟鳳芝草。皆世間罕有者。今王畫馮家且索價千金矣。

收藏

蘊真黃琳。字美之。家有富文堂。收藏書畫古玩。冠于東南。吳中都玄敬。自負賞鑒。且眼界其富。一日。同顧華玉先生聯騎。過美之看畫。玄敬謂美之曰。姑置宋元。其亦有唐人筆乎。美之出王維着色山水一卷。王維伏生授書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玄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生平未見。

賞鑒

世之收藏書畫古玩者。品為好事賞鑒兩家。其論甚當。吾鄉靜虛金太守。蘊真黃錦衣。鶴丘嚴秀才。石川田千戶。寶幢顧居士。秋澗姚鴻臚。雲浦盛貢士。秋宇胡翰林。太吳何御史。皆精于賞鑒者。若印崗羅太守。西虹馬太守。鳳麓姚太守。尚是好事家。何也。觀其所收藏者便見矣。

唐江寧詩人

庾抱。江寧人。開皇中。為延州參軍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抱于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有集十卷。

王昌齡。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詞科。遷汜水尉。晚貶龍標尉。詩四卷。人稱為王江寧。

徐延壽。江寧人。開元間處士。

孫處立。江寧人。長安中。為左拾遺。善屬文。常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

冷朝陽。江寧人。李嘉祐送朝陽登第歸江寧詩。有云。長安帶酒別。建業候潮歸。

許恩。江寧人。開元中進士。岑參有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兼寄王昌齡詩。

孫革。韓翃有送孫革及第後歸江寧詩。

陳羽。陸贄下第二人登科。歷官樂宮尉佐。

項斯。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及第。始未為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南諷張洎。序其集。

康洽。周賀有送洽歸建業詩。李頎有送洽入京進樂府歌。但歌中云。朝吟左氏嬌女歌。夜誦相如美人賦。又云。白袂春衫仙吏贈。烏皮隱几臺郎與。詳其語意。不是士人。中孚高座寺僧。李太白之族姪。有贈太白詩。太白答之以詩。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云。白家本金陵。世為右族。遭沮梁蒙遜之亂。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觀此語。太白亦金陵人。但余不敢認。

王司寇鳳洲叙一太學生詩集。謂金陵在唐無詩人。余因舉此數人。

進士襲武職

梅純。駙馬都尉曾孫。成化辛丑進士。為定遠知縣。與上官不合。遂棄官歸。後復襲指揮官。至中都留守。司副留守。

進士以醫用

黃謙中。成化壬辰進士。授工部主事。管碑廠。三月。被宦官劉朗誣害去官。恥歸金陵。遂賣藥于燕市。後醫太后有功。授太醫院判。

焚奸臣傳

鄭澹泉。曉在南太常時。作吾學編。日草一奸臣傳。方成。夜夢是人來。辯其生。下澹泉不能勝其。諱鋒。天明遂焚其稿。

武狀元

武學中。武狀元六人。周旋。文質。袁吉。尹鳳。董永。遂解元。

四傑

顧華玉。陳魯南。王欽佩。顧英玉。人稱金陵四傑。

二才子

謝承舉。徐霖。人稱為江東二才子。

使朝鮮

奉使朝鮮者。有三人。清溪倪公岳。竹堂王公敵。蘭囑朱公之蕃。

土木之難

土木之變。死難者有二人。閩老張公益。太常卿王公一居。

僧之後身

成國朱公希忠。山人徐公霖。太常陳公沂。臨淮李公言。恭縣尹周公元。與今翰林朱公之蕃。皆僧之後身也。

市隱園

姚元白造市隱園。請教於顧東橋。東橋曰。多栽樹。少建屋。故市隱園最有疎野之趣。

白塔

裕民坊街心白塔。香火頗勝。俗傳太祖活埋張士誠一驍將于下。因建塔以鎮之。此說非也。迺龍翔寺前舊塔耳。

瓦官寺井

驍騎衛倉廩瓦官寺基。中有一井。與江河通。大旱不竭。井中四方有鐵金剛托之。

東虹

東虹橋一名昇平。在上元縣衙之左數步。修橋時見碑上有尉遲恭監造字。

醉石

宋張垂厓醉石。在徐府西園中。石上文字磨滅幾盡。僅徘徊其旁。紹興丁卯十數字。可識而已。

鐵錠

鐵塔寺。倉中有一鐵錠。俗不識呼為鐵剪。戶部郎中造一亭覆之。遂以鐵剪名亭。誤矣。

鐵塔正覺禪寺化緣疏

虎賁衛倉廩正覺禪寺地基。獨一塔尚存。嘉靖初年。相傳塔上有鬼物憑之。遂撤其梯。不敢登。至萬曆三十四年。戶部管倉郎中董開其塔。用名香燻之。中秋點燈其上。人皆謂此寺其後復興乎。萬曆十一年大風。塔上吹下經數卷。化緣圖疏一紙。余從友人金開父家携歸。今錄之。以爲他日復興張本。疏云。本寺居闌闌之地。綿歷歲年。久而廢弛。沙門宗廣於建文二年正月初四日。於奉天門午朝奏。奉聖旨。欽依重新修造鐵塔。結廡塔頂。黃綠琉璃寶珠。覆盆仰盆。生熟銅鐵。顏料油漆。磚瓦木植。塔燈四門佛像。諸天聖像。韋馱尊天。大權修利。齋糧。人功匠錢。周圍

塔殿。大佛寶殿。千佛閣。藏殿。大悲殿。天王殿。大山門。土地堂。祖師堂。僧堂。法堂。旃檀林。東方丈。
西方丈。廚庫。兩廊。茶寮。缺。浴堂。周圍湧壁。缺。大佛。觀音像。羅漢像。四天王像。各殿。缺。洪
鐘。法鼓。雲板。各殿小鐘。大鍋。大殿香爐。大花瓶。大磬。各殿香爐。花瓶。大藏尊經。幢幡。幔帳。寶鏡。
供棹。奈緣功力浩大。獨為難成。未免輒持短疏。遍扣王公大人。達官長者。同道高流。及善男信
女。隨力喜捨。同發罕遇心。共成殊勝事。上報國恩。下及黎庶。福有所歸者。伏以祇園梵剎。賴給
孤長者布金。廣利名山。須大德檀那出力。開闢起鑰。年年寶藏豐盈。指糜揮金。日日資財進益。
鐘鼓襟鯨。青之震蕩。以警昏朦。樓臺顯狻。座之高明。而昌吾道。莊嚴三寶。永為住世福田。供給
衆僧。大布出塵功德。六波羅密。布施為先。四無量心。慈悲為上。今生布施。皆因宿世修持。此日
功勳。定作來生受用。修真福德。還他大福德人。結好因緣。為我有因緣者。知音樂施。有道欣從。
功圓指日。而成繡素。缺。風而生。缺。之正定。用報恩府。轉無字之真經。祝延聖壽。京都鐵
塔。正覺禪寺化緣疏。募緣比丘宗廣。

古碑碣

南岳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始以承帝曰嗟。終于竄舞永奔。凡七十七字。原嵌新泉書院壁上。張江陵毀天下書院。有司不知書院此碑。迺難得古物。亦同碑瓦售去。今在臨淮侯李惟寅園中。焦淡園先生云。乃湛甘泉門人重勒者。

秦泰山碑。李斯篆。在府學。

秦嶧山碑。李斯篆。在府學。

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又定為蘇廷。舊在紫巖山後。歸天禧寺。又歸籌思亭。又移府學楹星門。嘉靖年間。又徙入尊徑閣下。世稱爲三斷石云。

宋修昇州文宣王廟記。紹興六年。編修江賓王著。在府學。

明道先生祠堂記三。朱熹游九言。真德秀著。馬光祖跋。

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嘉定癸未。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鄭自誠著。

府學御書閣記。游九言著。

府學上舍登科題名記。

府學贖送貢士規約碑。嘉熙元年。始熟陶熾。旰江孔聖義立。教授郡人吳箴記。

建康新建義莊記。淳祐十一年。制置吳淵置。教授宋自強記。

太平門外。花林田中。六朝遺刻。有始興。安成二碑。

卞忠烈墓前華表。迺宋龍圖閣學士葉清臣書。

牛首山辟。支佛洞前。方塔上。有宋如愚居士滿庭芳詞一小碣。又一碣。迺皇祐二年記。不著攝人。

宋劉次莊真書仁壽縣君墓誌。正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誌背嵌牆角。僧欲碎以為路。東橋顧公見而止之。遂傳于世。

陳章霈。書攝山棲霞寺碑。在殿廡下。

唐高正臣行書明徵君碑。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棲霞二大字。迺大中庚子歲所立。

本業寺碑。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迺南唐乾德五年所立。

方山定林寺碑。迺宋嘉定庚辰。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正。書籍朱舜庸撰。迪功郎新平江府錄事

參軍秦鑄書。從正郎辟差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遣危和篆額。舜庸。金陵人。高座寺。宋李布楷書新公塔銘小碣。延紹興中甘露傳燈正祖太師法永。為東講院主。慧新立者。文與字雖不甚佳。實雨花臺之遺跡。

衡陽寺石幢。有南唐年號。但文字已磨泐。僅存數十字。

析澤寺殿壁。有高逸上人與梵仙詩碣。皆宣和四年夏日。住持道昇勒石。

永興寺何太監祠堂。壁上有蘇東坡三過堂詩。石刻字最清奇。又是一格。

靈谷寺。有吳道子畫。寶誌公像。李太白贊。顏真卿書。趙子昂又書十二時歌。世謂之四絕碑。

王荆公書此君軒詩。碑在府學。惜已破碎。元人碑碣。儘有可觀者。容再考入。

御史奏查流移

鄰人產薄差繁。困苦已極。却有流移諸色人戶。置屋置產。交結緝紳。侵奪民間生理。以致富厚不貲。或寄庄于園里。或掛名于行當。影射安享。并無差役。猜者開張當舖。違禁取利。不下數千家。縣差絕不相及。一經告發。百計賣緣求脫。先年御史司馬泰具題。比照宛大二縣事例。查

出流移二千三百餘戶。咨行戶部轉行本府。編入兩縣坊甲。久亦不行。如蒙申救。將客戶住坐年久者。附籍當差。餘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臨江富客。每季出役銀貳兩。或一兩八錢五錢不等。着落坊甲隨處報徵。庶無籍之流移。不致漏網。而積苦之小民。亦可少紓矣。所謂民不勞而事集。亦使人之一節也。司馬公號西虹。南京人。

寶幢二偈

寶幢居士願源。自稱為在家僧。有四句偈云。無像光中僧是我。有像人疑未是僧。白髮滿頭休見嘆。為留些少拜燃燈。將示寂時。家人問托生何處。因書一偈云。日出於東而沒于西。謂其自然耶。非自然耶。我今西歸。亦猶是也。問我托生何處。何處即此處。此處既明。何處不明。此處既了。何處不了。了之何如。一心觀佛。書偈畢。蓮花香滿一室。遂化去。

分外

葛清。嘉靖辛卯舉人。深於禪旨。寓北京。將易簣。僕請遺言。令取紙筆。惟書分外二字。放筆即長逝。

爬癢口號

道南楊先生夜坐爬癢。因成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使爬。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弱侯焦先生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衲聞口號。迺曰。二先生不是門外漢。

因果

史書陸五臺。刑書王鳳洲。侍郎王麟泉。京兆許敬庵。偶集禮書姜鳳阿官舍。鳳阿問佛氏因果之說。五臺鳳洲極言之。麟泉曰。因果既歷歷可信如此。然則吾輩之墮落也多矣。五臺遂大咲曰。不長進。噫。五臺果能超于因果之外乎。恐難以口舌爭也。

斷橋卦

賈卦薛老。有子秀才名盤中。嘉靖丙午舉人。親友皆勸令勿賈卦。薛老搖首云。此資身生計何可廢也。及子未沾一命而死。方云。盤中舉時。占得斷橋卦。如何靠得他。使當時從親友之言。今日有何顏更賈卦乎。人深服之。

午時見虎

武宗南狩時。要見活虎。因獵人數日不獲。武宗遣一火者問卦。薛云。明日不過午時。當見虎。果午時見虎。遂賞米一擔。

識寶

金陵多回回。善於識寶。今紀其可恨可嘆之三事。

應主薄。余之舊隣也。有祖母綠。龍游客出銀五百兩不售。索姓回回求見。方持玩間。即吞入腹中。應主薄欲訟其事。既無証見。又涉暗昧。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沈氏老嫗。迺富家侍妾。老年無依。賣翠花度日。馬回回窺見所戴簪頭。迺貓精石。遂租屋與沈為隣。每每奉以酒食。久之。因求其石。沈嫗感其殷勤。令出銀二兩辦棺木。以石與之。馬喜不自勝。覺石稍乾。因市羊脂一片裹之。暴于烈日中。從旁坐守。方籌算得利時。如何經營。如何受用。忽鏡鷹飛下爪去。馬遂怨恨。染病幾死。

索姓回回。避雨人家。見佛几淨水碗中一石。遂問賣否。主人漫答之曰。有價即賣。回回次日携

銀往來兩三遍。輒添其價。主人謂石久塵埋。回回尚與高價。因磨洗一新。數日。回回又至。見石磨過。大驚。長嘆曰。如何毀却至寶。此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到一時。有紅色蜘蛛結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天然日晷也。今已磨損蜘蛛。迺一片死石矣。不顧而去。

龜齧虎死

孫弘。奔府學秀才。家在太平門外蔣廟之旁。有田在棲霞寺前。嘉靖己未年大水。孫田中水高三尺。遂與江通。秋深水退。有一大龜。落塘中不能去。農夫戽塘水。取龜縛於樹上。約次日分肉。夜有虎。聞其腥味來噬之。被龜齧其爪。虎不能脫。龜不肯放。彼此力盡。天明虎死而龜亦死焉。夫龜水族也。農夫縛之。虎山獸也。龜迺死之。其事亦甚異矣。

狗償主債

吳可菊。吳縣人。寓筮橋。開香蠟舖。養一黑狗甚馴。忽見人使敲。因呼狗屠賣之。出錢七十五文。可菊堅要百文。夜夢青衣人來訴云。我欠七十五文債。不欠百文也。乞消帳。放我托生。天明。遂七十五文賣之。

貓報僧讐

華嚴寺僧。忘其名。欲酒食肉。不修行檢。養一貓。善捕鼠。但窺有蓋藏魚肉。必偷食之。且盡。僧恨甚。用釘鉸貓四足於片板上。投之寺前河中。流至下關。靜海寺賣絲鞋僧。救而養之。一年後。華嚴僧買鞋至其房。貓忽遶衣哀鳴。僧因抱貓懷中。認其毛色。識其釘痕。詢所從來。方談說而嘆息之。貓乘僧不意。齧其喉不放。僧遂死。夫僧固甚慘。而貓能報讐。亦奇矣。

史癡逸事

史癡。名忠。字瑞本。一字廷直。復姓為徐。生十有七歲。方能言。外呆中慧。人皆以癡呼之。又謂之癡仙。

性卓犖不羈。好披白布袍。戴方斗笠。鬢邊插花。坐牛背。鼓掌謳吟。往來市井。旁若無人。

詩寫自己胸次。不以煨煉為工。盛仲交合金元玉之詩。編為江南二隱稿。

喜畫山水人物。花木竹石。有雲行水湧之趣。不可以筆墨畦徑求之。自題其畫云。名畫法書無識者。良金美玉恍精神。世間縱有空青賣。百斛難醫眼內塵。

才情長於樂府新聲。每搦筆乘興書之。略不構思。或五六十曲。或百曲。方闌筆。同時陳大聲徐子仁皆以詞曲名家。亦服其敏速。

妙解音律。嘗云古今知音者。不過數人。余少年遊冶。得罪儒門。迺於此事目擊心悟。頗窺見一班。

雪江湯寶。邳州衛指揮。雄武有文藝。愛與騷人墨客游。嘗以事來金陵。聞癡翁之名。夜造其門。時盛暑。癡翁散髮披襟。捉蒲葵扇而出。握手歡甚。不告家人。即登舟游邳去。

癡翁無嗣。一女既笄。壻貧不能娶。與婿約。元夜略具隻鷄斗酒。我當過飲。至元夜。誑其妻與女曰。家家走橋。人人看燈。曷亦隨俗可乎。携妻與女。送至壻家。取咲而別。後補女粧奩。大半是平生詩畫耳。

家世饒於資。不問生產。又復好施。晚年家用困乏。有妻弟寡婦。自徐州携四男二女來依。癡欣然養之。凡書畫器用。素所鍾情。不能捨者。盡鬻之。以供朝夕。略不介意。人多義之。妻朱氏。號樂清道人。頗賢淑。愛姬姓何。號白雲。聰敏解事。喜畫小景。工篆書。知音律。癡翁尋兩

京絕手琵琶張祿授之。畫得其妙。每製一曲。即命白雲被之于絃索。所居在冶城。去下忠烈廟百餘步。有卧癡樓。樓中几案筆研圖書。彝鼎香茗。飲食一一精良雅潔。吳中楊吏部循吉與之作卧癡樓記。

吳小仙畫癡翁一小像。沈石曰贊之云。眼角低垂。鼻孔仰露。傍若無人。高歌闊步。玩世滑稽。風顛月癡。灑墨淋漓。水走山飛。狂耶恠耶。衆問翁而不答。但瞪目視于高天也。

相知具酒食。邀之作畫。癡翁且飲且畫。略不經意。頃刻數紙。酒醉則興愈豪。畫愈縱。甚至發狂大叫以自快。

癡翁買舟。特訪沈啓南于吳中。到門。值啓南他往。見堂中懸有素絹。瀉墨搖筆。成山水一幅。不題姓名而去。蒼頭請留姓名。癡翁咲曰。汝主人見畫即為神交。何必留姓名乎。啓南歸。見其畫曰。吾聞人畫多矣。吳中無此人。非金陵史癡不能也。遣人四覓之。邀回果是癡翁。相與一咲。留啓南話堂中。三月而返。後啓南來京多。館于卧癡樓中。

癡翁年八十餘。尚康健飲酒。步履如少壯人。預出一生殯。離於親友中。送出聚寶門外。又知死

期。無疾而終。

余收癡翁詩畫一冊。癡自書於冊尾云。余年六十矣。髮白精神尚健。快閒處終日高卧。癡樓。蒸香。煮茗。四望皆遠山拱翠。飛鳥時鳴。不留繁雜之冗。靜觀自得。而與車塵馬足了無所係于心。貧處如常。足以樂矣。日有詩人文士往來。以詩酒為談。吟以風月為戲。謔弄筆作林木泉石。人以為債索。亦可吟也。吾妻樂清道人朱氏。亦年五十七矣。更索吾作戲墨。迺為圖此。若好奇博雅求古者見之。則可發一胡盧耳。弘治丙辰十月十三日癡書。

牛首解嘲

呂涇野先生遊牛首山記云。俗傳太祖恠牛首雙峯不北拱。乃杖之。此或誤傳乎。蓋天地間萬山環列。而江河四繞。其中則堪輿也。此牛負而載之。宜其南向耳。涇野之論。可與牛首解嘲。

河南殘石

盛仲文云。南原王公視學河南時。於寺中掘得殘石。皆右軍陰符經。心經十七帖。榻而視之。筆意翩翩。有東晉風韻。叢見其子。子新為予言。是勝國時一少年僧所臨。不知彼何所據。然子新

隨父宦遊。似得其實也。子新愛此石。歸時以紫氈包置車上。後為南原公所止。遂棄驛中。今不知所在。

北門橋

北門橋。一名草堂橋。橋洞中有石刻草堂橋三字。

逍遙樓

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鳥者。遊手遊食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北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關王廟是其地基。

菌毒

江東門裏皮行井菜。嘉靖壬子年四月。見竹林中叢菌。採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僅老僕有事他往得免。

瓜毒

張椿瓜園中西瓜。留一極大者自用。剖而食之。方食兩片。即死。聞其香者亦病。

芋毒

萬曆三十七年秋日。余姪夢兆。館於陳家。主人食芋。沾唇則唇麻。沾舌則舌麻。急吐之。尚服藥數日方愈。

洪武三十五年

秀才蔡某。指揮白某。爭墳地訟於刑部。經十三司問過。皆未成招。復批推府何公。躍龍問焉。指揮執洪武三十五年紅契為據。何公曰。洪武三十五年。乃建文年也。豈有民間先知有革除之事。實寫洪武年者。乃偽契無疑。指揮方服。遂斷墳地與秀才。刑部諸公。皆服何之吏才。

牙板隨身

指揮陳鐸。以詞曲馳名。偶因衛事。謁魏國公於本府。徐公問。可是能詞曲之陳鐸乎。鐸應之曰。是。又問能唱乎。鐸遂袖中取出牙板。高歌一曲。徐公揮之去。乃曰。陳鐸是金帶指揮。不與朝廷做事。牙板隨身。何其卑也。

天竺匾

余遊西湖。見天竺寺一匾。乃魏國徐公輝祖之筆。因憶野史。載公能榜書。曾學於詹希源。最得其筆法云。惜不多見也。

宴舉人

國初新中式舉人。魏國公設一宴以宴之。送一拜帖。惟書魏國公拜四字。不具姓名。其尊如此。

更名中舉

二淮向公黉。任興國知州時。曾白羅二之寃獄。夜夢閻應天試錄。有向德象名。云是公子。二淮子實名辰參。久不得入泮。因憶昔年之夢。更名德象。遂中萬曆辛卯舉人。

出獵圖

印岡羅公。題徐廷威公子所藏。景帝畫出獵圖云。朔吹潛消塞上塵。長楊縱獵捷書頻。侍臣誰奏相如賦。贏得君王為寫真。

豆腐

豆腐楊業師名之曰淮南子。取其始於淮南王也。

畫眉

畫眉鳥。一友人名之曰京兆鳥。乃取張敞故事。

蛛絲網屋

馬文原製扇爲生。性朴實不欺。百錢賃鈔庫街房一間住。萬曆三十六年八月朔。母子夢蛛絲網其屋。不露一孔。天明談夢。人不能解。至初十日。一方回祿。獨馬之房無恙。方悟蛛絲之夢。乃天祐馬。

醫中有人

松居金璫。精於醫。不計利。好責人禮貌。戶部尚書某公延醫。夫人痰火。兩服而愈。尚書公寫數百言叙病源。索丸藥方。因圈其句讀。以與之。金拔筆修一書奉復。亦圈其句讀。尚書公見其文法古。字畫工。乃曰。吾之過也。命駕訪之。遂爲知己。對人云。南京醫中有人。

評聖教序

三藏聖教序。世傳王禱兩本。盛仲交評之云。王書如千狐聚裘。痕迹俱無。褚書如孤蚕吐絲。文

章具在。但知有右軍之刻。不知中書之搨者衆也。

二花

石村鄭公濂。正德丙子年將入場。夢女子持桂花授公。手中尚有杏花一枝。公索之。女曰。尚早。是科遂中鄉試。至嘉靖癸未會試入京。所寓卧房中。掛畫一幅。畫一女子持杏花像。與昔年所夢無異。乃中進士。

陽宅

童枕肱。陳自庵。二公之祖。皆精天文。太祖徵入欽天監。兩家相約云。金陵秀氣所鍾。陰地發遲。陽宅發速。童定居淮清橋西。陳定居淮清橋東。皆精擇之處。後枕肱自庵。兄弟皆貴顯。

軍變先兆

嘉靖丙辰。總督糧儲公署簷前。有蜂房大于斗。羣蜂成陣。至庚申年。振武營軍變。黃侍郎遂遇害。蓋蜂屯固先兆哉。劉石園。郭少溪。楊虛遊。皆有文紀之。

竹溪詩集

竹溪金公鉉。字子宣。有竹溪詩集。張公西銘。稱其綠水行門外。青山立酒邊之句。有儵然之趣。云。竹溪二子皆進士。名章者南道御史。

見天子方言

青城僧永傑。字斗南。國初時住牛首山。日惟默坐。會仁祖為太子時出獵。見而問之。傑起身。豐論。後人問之。曰。見天子不言。更待何時耶。仁祖許他日為造寺。與之同宿。兜率巖者一夕。後不久化去。亦工詩。

送飯入場

正德年。太監劉琅掌廠事。丙子科士子入場科舉。場門一閉。只待揭曉方開。此定例也。劉太監敲開場門。送飯與相知監生。其庸橫壞法也如此。

塔影

牛首山禪堂。右傍門隙內。塔影倒射紙上。陰晴俱有。呂涇野太史。辨其塔尖。自門孔中透入。故有影。未知是否。

促織

促織。獨金陵者門。謂之秋興。門之有場。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兩家方賭。傍猜者甚多。此其大略也。馬南江有門促織賦。

不用鼓樂

廬陵孫公鼎。正統間督學南畿。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孫公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不可用花紅鼓樂也。乃親送至察院前。門人皆稱其得體云。

賣藥用術

甲賣藥於市。車載觀音大士像。將藥從大士手過。有留於掌者。曰大士許服此也。市上皆神之。乙旁觀。思得其術。邀飲酒家。相約飲畢。竟出。酒傭見如不見。飲三遍後。甲問何能如此。乙曰。聊戲作小術。君能以術相易乎。甲因自陳大士掌。是塊磁石。丸藥中有鐵末。是以相粘。乙曰。吾之術不足奉報。不過先以錢付酒家。戒出門勿問而已。此驗封黃公所談。嘉靖初年事。

沁園春

陳震。字震伯。嘗傲居白下。所著有唐餘紀傳。兩山墨談。渚山堂詞話。嘗言奪錦標曲。不知始何時。世所傳者。僧仲殊一篇而已。予每浩歌。尋繹音節。因欲效顰。恨未得佳趣耳。庚辰卜居建康。暇日訪古。采陳后主張貴妃事。以成素志。按后主既脫景陽井之厄。隋竟戮麗華於清溪。後人哀之。即其地立小祠。祠中塑二女郎。次即孔貴嬪也。今遺構荒涼。廟貌亦不存矣。感嘆之餘。爲作此闋。沁園春云。獨上遺臺。目斷清秋。鳳兮不還。恨吳宮幽徑。埋深花草。晉時高塚。銷盡衣冠。橫吹聲沉。騎鯨人去。月滿空江雁影寒。登臨處。且摩挲石刻。徙倚闌干。青天半落三山。更白鷺洲橫一水間。問誰能心比秋來。水淨漸教身似嶺。上雲閣。擾擾人生。紛紛世事。就裏何嘗不強顏。重回首。怕浮雲蔽日。不見長安。志云。保寧寺。即鳳凰臺。太白留題在焉。宋高宗南渡。嘗駐驛寺。中有石刻。書王荊公贈僧詞。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淨。應須身似嶺雲閑。又言金猊瑞腦噴香霧。向曉寒多深閉戶。窻明殘雪積飛瓊。風起亂雲飄敗絮。錦幃細看霓裳舞。小玉銀箏學鶯語。梅香滿座襲人衣。誰道江橋無覓處。此陳大聲冬雪詞也。寄

木蘭花令。論者謂其有宋人風致。使雜之革堂集中。未必可辨。

西谿詞

西谿龍公詩詞。未有刊本。僅從人家卷軸上見之。今得其一。詞云。田廬重葺。勸谿翁休作千年調。猶新屋數間。連舊屋。團轉不愁風雨。買得林丘。旋開亭榭。意思而已矣。雖然。節省短景。只消如此。陶宅李莊幽邃。深藏少出。安樂從今始。夏麥秋秔。時歲好。舍舍鷄肥。酒美。婦要城居。兒嫌產薄。絮語常常在耳。勞生自苦。更到何年知止。乃念奴嬌詞也。

定解元會元

提學裁庵楊公宜。嘉靖癸卯科。方揭曉時。京兆送試錄至察院。遂問解元是瞿景淳。是尤瑛。對是尤瑛。裁庵公曰。會元終讓瞿景淳也。瞿果中甲辰榜。會元如此文章眼。不枉做提學。

鷄鳴寺基

鷄鳴寺基。頗窄隘。今委曲如數畝。令人不覺其窄隘者。乃鐵冠道人所創製。

化緣疏

太祖賜鷄鳴寺一化緣疏。凡有修造。捧疏到功臣府化之。數年後。雷火焚焉。寺僧再求疏。太祖弗與曰。此天意也。

報恩寺回祿

成祖造報恩寺於聚寶門外。乃長于舊寺基。數年方成。佛殿畫廊。壯麗甲天下。嘉靖丙寅年二月十六日。異常風雨。雷火焚之。不兩三時而盡。獨僧房無恙。

修塔

報恩寺佛殿盡焚。一塔尚存。斜向東北。萬曆庚子年。本寺講僧弘恩。化緣修之。用萬金焉。此塔未修之先。早晚日射光彩萬狀。令人目奪。既修之後。覺光彩頓少。

寶塔文章

報恩寺寶塔。有三篇名筆。陳石亭文。盛雲浦賦。淡園焦先生化緣疏。弘恩號雪浪。金陵人。黃野王之叔。與余云。修塔完時。作一文紀之。竟未果。

衡水

黃夢麒。宰分宜縣時。每每夢行通衢中。忽遇水阻。驚醒。及萬曆丁未。觀察當調。聞調衡水縣之命。方下。一夕而死。蓋水阻者。衡水也。其夢始驗。

鼠出頭

駕部王仲山。問邀四司飲天界萬松庵。見鼠過。因各談鼠事。一人云。世間鼠多。貓少。貓一鼠百。若百鼠出力共敵一貓。寡能勝衆乎。僧官程葦航曰。只是無一鼠敢出頭耳。衆皆笑。

定不聞雷

一縉紳訪鼎庵。講僧于卧佛寺中。因問夜來好雷。鼎庵遂云。小僧入定。不曾聞得。縉紳知鼎庵大言欺人。默令門子市一紙炮。俟賓主談鋒銳時。從鼎庵背後放之。鼎庵出其不意。頓爾驚皇失措。縉紳遂曰。入定時。雷亦不聞。出定時。炮聲亦怕。此僧之貴于定也。鼎庵面赤不能對矣。

推敲磨洗

嘉靖年間。御史劉公行素。命書辦顧曉寫詩軸。顧擅易一字。劉公略不介意。復命寫送行詩。輒易兩字。劉遂大怒。痛責之。革去其役。又上河經紀高震峯。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到。偶

諸御史遊鷄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御史云。此高霞峯。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好句。高公問住持。此是何等人。好拿來枷號示衆。高霞峯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人遂云。顧秋麓。高霞峯之詩皆不可及。一經御史推敲過。一經御史洗磨過。此兩事可爲的對。

山荒

張揆。字端孟。臨桂人。以大田令入覲。過金陵。約余游靈谷寺。問寺松枯死故。余謂萬曆十七年。有一種毛虫。長寸許。食其葉。葉盡即墮地死。樹遂枯。鄉人謂之山荒。端孟云。山荒二字甚新。二十一史中無此二字。

魯橋相會

秀才徐九功。兄九疇。九疇。正德癸酉同中鄉試。九功遂取書廚焚却曰。留些有餘與後人。一月。飲友家。夜歸。月明徑靜。見南門河中。突出一女子。姿容妖冶異常。同行里許。九功。家在上浮橋南岸。敲門而入。登樓開窗。再玩月色。忽女從樓窗而入。求合。九功嚴拒之曰。汝妖物也。女取筆書几云。吾非妖物。延與君有緣耳。後日魯橋相會。復從窗中去。及兄九疇。選鄒平知縣。九功送

母就養。路經魯橋。值流賊阻路。不敢行。暫借民居。權住數日。忽沂州兵備顧英玉先生過。迺九功社友。又二兄同年也。識其僕。問所從來。入拜其母。主人迺一民兵。點禦流賊。已悞三卯。顧之令嚴。不敢犯。一卯該責四十。主人自料有死而已。哀懇徐母救之。英玉先生遂免其責。主人願以閨女酬謝活命大恩。九功見女之貌。迺南門所遇之女。地又是魯橋。堅不肯受而去。英玉先生作九功傳。有遇女不亂之語。迺指此事。

文德橋吉兆

萬曆十四年。府學前建一板橋。名文德。至萬曆丁酉。橋圯。提學御史陳子貞更建。以石易木。橋下泥中。得鎖子甲兩領。人以爲吉兆。

李素居

李素居。幼攻舉子業。往往不遵朱註。坐是失意。子有司。乃棄儒學醫。醫未成。得風寒病。不能行動者半年餘。從友人借刻本八段錦工夫。行之一月而効。更強健于未病時。遂不娶妻。專意學仙。以賣膏藥度日。無錢者。輒與之。藥肆不過五尺地積。三十年坐立有常。冬夏一棕帽。一青布

袍嘗曰。人生只怕饑寒。吾已打過寒字。若遲兩年。可以絕粒。便逍遙于世外。亦無用賣膏藥為也。余曾過其家。居無處。床無枕席。竈無柴米。僅一藥爐而已。與予談道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云聖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決是長生不死。死者凡夫也。聖人盜天地之元氣。日月之精華。大盜也。焉能止得。他可止者。鼠竊狗偷之人也。如此則斗與衡。皆無用處。剖之折之。可也。而民又何爭之有。又云。顏子死。孔子哭之痛。徒哭何益。若老子。只消投以一丸藥。便起死回生矣。其議論乃爾。後數月不見。忽傳服丹藥而死。死時端坐如生云。

過洞賓不善終

姚二。弘正年間人。住通濟門城灣中。子然一身。畫扇面度日。僅能畫洞賓立片雲上。積二十餘年。感動洞賓。洞賓化作風鑑道人訪之。指所畫像云。此是世上舊樣。若如此如此。便有仙風道骨也。因市酒飲之。且曰。君之氣色。不出百日。便當襲祖上一官。再來相訪。遂別去。姚二有兄。是羽林衛千戶。兄死無嗣。衛中喚姚二襲職。方謀借貸。道人忽至云。贈君銀五錢。此是汞銀。用時須留三五分原銀在。便如子母錢。用之不竭矣。儻不妄用。當再相訪。又別去。姚二得此銀。殊不

守分。縱酒狎妓。北京襲職。將出哈達門。道人又至。問前銀在否。姚云在。道人云。此銀尚少。不足。袖中取出三兩一錠。與之換去前銀。道人行百步外。冉冉在片雲上。宛然所畫呂洞賓也。姚二自喜遇仙。更費用。三四日盡。不知其銀有減無增矣。甚至乞食而歸。到家數月。暴病死。

西林馬

嘉靖年間。報恩寺僧住持。名永寧。號西林。蓄一馬。每自寺赴禮部。輒騎之。上馬時。必默誦法華經。至禮部門下馬。經一卷終。率以為常。後報恩寺對門一婦方產。夜夢此馬入其室。遂生一男。天明向寺訪之。其馬死。正其時也。此家後即以子為僧。為西林徒。極愚蠢無知。授之書。一字不識。惟口傳法華一卷。能熟誦。此外略不能上口。信為馬聞經得度者矣。今寺中尚有西林庵。姚允吉談。

破硯

此硯今在汪太學孟公處

破硯製方。其廣六寸。橫亘。上池虛其腹。以受墨。周遭重以回文。闊十分之八。高一寸有奇。背池三分。以為足。思陵作銘。正書十有六字。鵝印御書二篆。在馬。石出端溪。質堅色紫。然瀟落人間。

不知何年。擊破為兩片。其大片出鹿苑寺井中。實為嘉靖丙午。張姓者得之。其小片出蕭氏頽垣中。實為隆慶辛未。亦歸張氏。舊物宛然。良亦不偶。友人錦衣陳天樞。以端溪完硯易之。迺萬曆壬午歲也。諸文士賞鑒之作。賦銘歌咏者十餘人。焦澹園贊云。其盛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衰也。落頽垣廢井之間。其離也。似神劍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沉。抑理之不必於瓦全者耶。雖然。衰起於盛。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今昔。而動其文筆之淋漓也。

松根硯

嘉靖初年。鼓樓旁園丁。從枯井中得一松根研。背鵝一銘。有開寶八年字。嚴子寅以數百錢得之。錦衣徐纘勳。用勢強奪去。嚴世蕃門下客羅龍文。見而愛之。言於世蕃。遂為世蕃物矣。嚴氏抄沒後。不知更落何人手也。

楊鳳

萬曆三十年間。擔夫楊鳳。往溧水縣。途中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即于途次。剪銀邊買米二斗。

暗將銀包藏米中。負回家。次日發包視之。迺一闊邊紙銀錠也。疑其嫂竊去。阿嫂誓天自明。因怒而擲紙銀於空園地。後見鄰人李義來乞火。即于地欣然拾之去。依然真銀也。楊鳳知非己財。遂不與之爭。惟浩嘆而已。姚允吉談。

銀走

張汝璧太學生。秋梁兵憲子。淫蕩不檢。用銀如土。秋梁遺以萬餘金。不數年用盡。將售住居。母云。吾預知汝浪費破家。埋有七千金在某處。指其地取之。惟存空器而已。盛仲交迺其姨夫。曾與予談之。

張治卿云。家有一親。亦姓張。迺應天府承差。在湖壑住。曾將銀一千兩。埋于廳堂墻下。偶一日。見埋銀處地高起如蛇行。急鋤開視之。迺其銀走出。因取兌之。仍是千金。殊未耗也。不數日。橫遭人命事。千金用盡。方得事妥。

江東門外壩上。有陳姓。夫妻二人。半生拮据。勤苦積銀二十四錠。約百金。千封萬裹。縫于枕頭內。逐日枕之。忽夜夢二十四白衣秀才。揖于床前曰。別汝去三牌樓鞠家去也。夫妻驚醒。言夢

皆同。遂開枕視之。銀已去矣。夫妻數日不能去懷。因往三牌樓。訪于鞠家。鞠云。曾拾得銀二十四錠。方延道士修醮。以答天地也。此友人陳孟芳談。

喻直指使

劉南垣公嘉靖時為工書。請老家居。遇有直指使者來南。頗以飲食苛求。屬吏稍不精腴。輒被請讓。所過郡縣。患之。劉公聞之。曰。此人迺吾門生。會當開諭之。俟其來謁。因款之曰。老夫欲設席相邀。恐有公務廢閣。不如今日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能從家常飯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唯唯就坐。則又設延緩之。自朝過日。午飯尚未出。其人饑甚。比就案設食。惟脫粟飯與豆腐一器而已。遂各食三碗。直指又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直指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適已飽甚。茲不能也。公咲曰。此可見飲饌原無精粗。人飢時。自易為食。飽時。自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言。遂絕不敢以盤殮責人。

虹橋鐵物

萬曆己酉八月。虹橋園丁地中得一鐵物。大都與鐵塔寺倉鐵錠形製相同。考之小說。亦無定

見。或云拒敵鎖江之矸石。又云厭勝之鐵枷。又云海船之鐵鉸。謂之鐵鉸。可無疑矣。

割耳救母

秀才許吳儒。長女性極孝。母病將危。哭跪觀音大士座前。誦觀音經。中數句哀求代母。忽取刀割一耳。相連者僅四五分。祖母驚覺。將艾支其耳。用帕束于頭上。女與祖母。皆聞所割耳中隱隱誦經聲。數日後視之。耳已長完。異哉。非大士佛力。烏能然哉。

良工

徐守素。蔣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鄒英。學于蔣徹亦次之。李昭。李贊。蔣誠。製扇骨極精。劉敬。高木手。

五穀樹

五穀樹有二株。一在皇城内。一在報恩寺。不但結子如五穀。亦有似魚蟹之形者。乃三寶太監西洋取來之物。

焚燈草

曠稅繁興。萬民失業。均之取怨也。而稅尤甚焉。有陸二者。往來吳中。以賣燈草為活計。萬曆二

十八年。稅官如狼如虎。與強盜無異。陸之草價。不過八兩。數處抽稅。用銀半之。船至青山。又來索稅。囊中已罄。計無所出。取燈草上岸。一火焚之。此舉可謂痴絕。而心之怨恨也。為何如哉。

匿銀喪命

秀才李龍雲。為湖廣抽稅。太監陳奉主謀。有顧敬竹。又與龍雲用事。買京貨與古玩。李托顧寄銀六百兩歸家。適當民變。取回陳太監。李死獄中。顧遂匿其銀。一日與妻祝壽。讎客忽見李來。不覺對客大叫曰。李相公。李相公。我償你銀。你留我命。如此叫不住口者數日。遂死焉。

負心

林松溪。與應天府書手張大。交情莫逆。張忽染危疾。料無生理。請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守節。甚美事也。但年幼無靠。君念平日交情。常過看顧。看顧。枕上垂淚。頓首懇求者再四焉。林曰。決不負心。決不負心。張喜曰。君能許死。亦合眼矣。及張死數日。與妾相通。設謀娶以為妾。妾携數百金歸之。對人曰。此張之遺命也。一日。妾對鏡。見前夫數其罪而罵之。妾便昏倒于地。次日復對鏡。夫扼其喉。七竅流血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爾

于閩王。同去對理。林撲鏡于地。述其語于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人不可負心。不可欺也如此。

神迷御史

余嘉詔。廣東人。中嘉靖乙丑進士。隆慶年任南道御史。冬至。習儀于朝天宮。路經小教場。場中關壯繆廟。極不威靈。纔踐其地。忽見周倉肩刀。手提一燈引之。行遠將臺。旋轉不休。書手。皂隸。輜夫。二十餘人。皆迷而不覺。及日出。人行者衆。如醉方醒。遂悞習儀。余公之魄。鬼神已默奪之矣。迺告病去。

兄弟三同

矩庵陳公鎬。自庵陳公欽。成化丙午同鄉榜。丁未同進士榜。矩庵山東提學副使。自庵廣東提學副使。同日命下。弟兄生時。有此三同。後入鄉賢祠。又同焉。可謂難兄而難弟矣。

讀樂天詩

幼峯余公。自拂衣後。朝政不談。門刺不通。獨騷人巷客。倒屣迎之。性不能飲酒。席上任客豪飲。飲至更深。對之殊無倦色。偶夏日。親友攜酌溪亭。命童子歌以侑之。因誦白樂天詩。親朋治杯。

酒。僮僕解笙歌二句。遂足成一律云。小榻臨流設。高軒冒暑過。親朋治杯酒。僮僕解笙歌。荷氣分涼入。松陰受月多。莫矜狂態在。年鬢各蹉跎。觀此詩。公之樂閒曠而愛真率也。可窺其一二矣。

考論曆法

枕肱童公軒。成化年。任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有教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為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畧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為。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

父子諡文

國朝。父子為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倪文僖。文毅。父子始。皆有文集。並傳于世。

兩帝不能殺

李公時勉。洪熙改元。上疏觸忌諱。仁廟大怒。命武士撲十八金爪。折其脇。曳出。明日下詔。獄先

是折脇。內向不相着。及用槌斷骨。忽自接得不死。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翫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為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夫二帝欲殺時勉。而卒不能信乎。有命也與。

賜第回祿

萬曆三十年正月初十日。魏國公室內火起。延燒欽造故第祖廟。并奉祀皇陵勅書。給事祝公御史朱公。皆有疏題奏。大意謂中山之奇勳可念。而弘基之橫遭可矜。聖旨命工部重造其第。

恩澤侯伯

皇親王鎮。上元人。孝貞皇后父也。天順六年。為中府都督同知。子王源。封瑞安侯。王清。封崇善伯。王濟。封安仁伯。

皇親夏儒。上元人。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封慶陽伯。

皇親方銳。江寧人。孝烈皇后父也。嘉靖十九年。封安平伯。二十一年。進封侯。

志感詩聯

梅殷駙馬。恭謹有謀。善騎射。太祖最愛之。嘗受密命。輔建文君。靖難兵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志感賦詩。有縱使火龍翻地軸。不容鐵騎渡天河之句。卒之。文皇假道。竟不得由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金陵。

買太史公叫

山人黃白仲之聲。自負其才。旁無一人。宋西寧廷為記室。偶過內橋。聞乞兒化錢之聲。悲切。遂謂之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叫三聲。白仲探囊中錢盡。以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致劉

孫公炎。太祖渡江。既奇其才。及取括蒼。遂以為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時括蒼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公患之。鈎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為括蒼士。

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公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寶劍送公。公作詩答之。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文詞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視。基乃深服。嘆曰。基自以過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遂致基于京師。上遂用之。為開國元勳。封誠憲伯。夫四海之內。皆知誠意劉伯溫。而金陵一方。且不知總制孫伯融矣。

不妄受束修

鏡川焦先生瑞。為人清正。動以古道自律。家雖甚貧。容貌詞氣。不見一毫貧窘之狀。藉受徒為生計。然來請業者。既較其曠日曠月之殊。又視其講解文詞之進益。有終歲不受一錢者。門人雖眾。束修自少。家以屢空告。先生不恤也。其克志勵行。苦於安貧。類如此。

靈山二事

瓊山秀才張先覺。遊學靈山縣最久。談鏡川先生美政甚悉。今略紀其二事。焦鏡川先生。以選貢授靈山令。縣乃天涯海角之區。多叢篁密箐。羣盜嘯聚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剿之。賊執劉。

將加害。鏡川先生率衆往援。賊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奈何犯之。遽斂衆去。乃援節推還。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焉。

縣有葉龍。葉鳳。兄弟爭產相訟。先生謂二人曰。兄弟乃父母一體。其情何至切。其義何至重。今爭財產之末。以傷手足之和。即所以傷父母也。尚得謂之人乎。因涕泣以開諭之。二人不覺感動痛哭。相讓而去。且歸家各戒其妻曰。此後再勿多言。以失我兄弟之好也。其政尚德化如此。

草寶

劫空和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論侃侃。自幼捨俗。比長。歷參諸方。卒住長干寺。以老。嘉靖戊午。丈室前有萬年青草作寶。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數滿百粒。人頗異之。和尚無病。但寡飲。噉朗然而化。年正百歲。人謂草寶。蓋呈其歲之數。化之祥也。

兩次割股

汪應乾。號懷岡。府軍右衛指揮。事親能孝。母病幾危。醫藥無効。割股煎湯以進。遂爾頓愈。數年後。母復病如前。又割股以進之。又獲愈焉。此人情所難者。能兩次行之。可謂孝也已矣。屯田御

史方公最重其人。因表其門。

窮鬼

劉璽。字廷守。龍驤衛指揮。人呼為青菜劉。譏其不知肉味也。居官清苦。不受一錢。分闡江西時。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

恨打宸濠

陽明王公既擒宸濠。南昌太守鄭公懋。一見宸濠。恨不能過。連打十餘拳。陽明公聞之。殊不喜焉。此舉雖為失禮。亦自快心。宸濠曾誣奏公。即令羣校紐鎖凌辱。萬端械繫。小舟中餓十有九日。細嚼衣袂以充腹。數拳豈足以洩其恨哉。公之孫秀才。名時選者。與余談。

官貧受徒

南坦劉公罷嘉興太守。發蒙以自給。遠庵李公罷江西副使。殊無活計。教授生徒於高淳溧陽之間。夫官至太守矣。副使矣。位亦尊矣。尚一貧如此哉。人品可知也。

武宗釣魚快園

弇州山人四部稿載金陵名園十餘處。殊無豔美語。當司寇宦游時。諸園半已荒蕪。其無豔美語者宜也。迺徐子仁之快園。未曾言及何也。子仁詩才筆陣。丹青樂府。足稱能品。如此園主。已自難得。武况宗幸其家。釣魚于園池。得一金魚。宦官高價爭買之。武宗取啖而已。又失足落池中。衣服盡濕。此事古今罕聞。豈諸園之可同乎。園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實也。

駕到預知

松江南禪寺。一僧訪徐子仁。館于快園。遂病瘧。瘧甚重。夜忽請子仁語云。聖駕將到。幸速移床于僻靜處。以避之。我非病中語。子仁依其言。移于祠堂中。天色一明。諸宦官擁駕至矣。蓋聖天子之舉動。非僧之能前知。鬼神有以告之也。

豪舉

錦衣黃美之。冬日請十三道御史賞雪。飲至更深。一道長僭狐裘禦寒。美之遂取狐裘十三領。人各服之。

徐子仁快園落成。美之攜酒飲于園中。一友人曰。此園正與長干浮圖相對。惜為城隔。若起一樓對之。夜觀塔燈。最是佳境。美之曰。是不難。詰旦。送銀二百兩與子仁造樓。美之廼黃太監姪。太監保養孝宗。最有功。及登極。賜賚甚厚。故美之得以遂其豪俠之舉。今世搬演陳琳救盒戲文。廼影黃太監事耳。

顛不刺

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也。箋雀鶯鶯戲文者。以顛不刺為美女名。不知何所據。

銀火爐

張江陵取御器兩廠。差兩少監解送兵部。撥快船四十二隻裝載。中有銀火爐一件。三文圍圓。廼抄沒沈萬三家物。夫火爐用銀。又如此其大。僭妄甚矣。其全家遠謫。豈得為過乎。

江防

太祖順流。自采石取金陵。成祖逆流。自儀真入金陵。長江險矣。而江防為要。宋人之言曰。屯兵

據要。雖在于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于江北。

倭賊

叢說。乙卯年。倭賊從浙江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門。雖賊退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密。平日諸勳貴。騎從呵擁。交馳於道。軍卒月請糧八萬石。為有事備耳。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即張皇如此。寧不大為朝廷辱耶。

倭賊既殺敗官兵。即日宿於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睡。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怒而出。一有敗衄。則退然沮喪。遁跡匿形。唯恐不密。殊不知一勝一負。迺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為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迺耐于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着便殺。殺敗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何元朗在南館。倭寇之變。聞見既真。議論頗當。蓋櫻桃園之敗。殺二指揮。一名朱湘。一名蔣欽。

此君軒

王介甫此君軒詩。刻在府學。嚴子寅酷嗜書畫。嘗欲搆一亭。種竹東西壁。重刻此石嵌之。未果。

葵忠

味淡何公遵。字孟循。母夢赤葵而生。方六歲時。見日食。即跪以護之。幼已不羣。及在工部。諫武宗南巡。杖五十。越三日而死。杖者。故視賄為重輕。友人勸令用賄。味淡曰。囊既無錢。法不可枉。蓋一念葵忠。已受之于父母。不可變矣。

擲錢不拾

李公懋。字時勉。以字行。永樂甲申進士。宣德初在翰院。上懷金錢。至史館。擲于地。縱諸臣拾取。公獨立。上呼使前。以袖中餘錢賜之。

太守出巡

自庵陳公欽。字諒之。南武選出知廣平。廣平為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

則踣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出巡。巡于九縣中。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為陳母。

逐江陵喪

張江陵喪過南京。府縣搭一席舍。與科道府部諸官祭奠。魏國公徐邦瑞。隨例往祭。江陵之子。令家奴答拜。魏國公怒。將祭物給軍役。寫牌一面。遣官逐之。謂軍營非停喪地。即令開船。此舉殊有大臣風。

如此江山

張濂濱御史。邀耿天臺督學。遊棲霞寺。方入僧舍。張云。如此江山。有高人否。住持興善。從旁對云。有。張云。是何人。興善云。便是二公。張云。如何。拔儒入墨。興善云。纔有分別心。便不是。

雪梅

雪梅和尚。嘉靖中來遊金陵。踪跡奇異。飲酒食肉。寓報恩寺。與叢桂庵中十餘年。每見法師。據高座講經。便咲曰。亂說亂說。問吐一轉語。方袍皆服其透悟。且工詩。又不以詩名。有秋興詩云。

雨過池塘暑氣消。山岡處處亂鳴蜩。侵衣樹色搖空翠。遠戶江聲落晚潮。自吟疎慵忘禮樂。祇將蹤跡混漁樵。降心惟有詩魔在。時復臨風寫綠蕉。題海上三神山。人卷云。有客入門據我牀。雙腫灼灼飛電光。紫髯飄飄連綠髮。虎頭高應七尺強。自言降謫出天庭。常向人間散驂行。寄跡蓬萊東海上。金銀臺觀餐瓊英。閒來大叫吐胃臆。白鳳翩躚遊青冥。手攀秦漢踏晉魏。獨憐年少成芳名。赫赫當路不肯謁。幾欲上書上不得。鏡湖誰有賀季真。召見玄宗奏奇特。天下名山已大半。閒裏新詩應滿翰。又將淡墨寫煙霞。萬壑千巖光燦爛。又與老衲談空王。又與道士關瑤房。打破幻相君不礙。心中如水常自在。逍遙肯信如浮雲。即是神仙在天外。楊子抱奇跡亦孤。出世誰云不可圖。眼前富貴君不願。眼前笑傲誰與居。後往蘇州竹堂寺中住。忽大言曰。某月某日某時。老僧示寂矣。衆僧信之。為募銀與雪梅治龕。將餘羨悉付酒家。至期僧俗雲集來觀。雪梅詰衆檀越云。你們布施不過三分五分銀子。要算功德。便來逼迫老僧性命。尚早尚早。衆迺失望散去。越數日。端坐龕中。令小行者呼曰。老雪梅。老雪梅。今日不歸。何日歸。雪梅自應曰。今日歸矣。少頃。鼻柱下垂。遂坐化。雪梅亦異僧哉。

玉芝

海鹽資聖寺僧法聚號玉芝。與董從吾謁陽明先生於會稽山中。問獨知旨。持詩為贄。先生器之。答以詩。至金陵。參夢居禪師於碧峰寺。問如何不落人圈套。夢居與一掌。師遂大悟。因咏夢居云。大地何人不夢居。夢中休問夢何如。煮茶消得閒風月。不向蒲團讀梵書。

遠夢

遠夢和尚。溧陽人。住金陵。俗名袁應魁。棄妻子兄弟田產。出遊至鴈蕩靈巖谷。落髮為僧。更名圓魁。然不甚禮誦講解。常掩室靜坐。冬夏衣一衲。萬曆丙戌。祭酒戴愚齋公遊靈巖谷。因乞一疏化緣。造靈巖寺。寺成。且曰。有寺無經。佛法何明。又乞祭酒公書。走南京化緣。造經。壬辰正月二十六日。在玄真觀中。忽獨語曰。印藏經自有時。今亦已矣。遂坐化去。七日鬚髮漸生。都人瞻禮者甚衆。玄真觀主郭懷野。懼多事。陳於禮部。大宗伯王公。短命具龕火之。煙皆西向云。遺一偈。葺間曰。自古原無死。無死亦無生。作一黃梁夢。亘古又亘今。

劉淵然

劉淵然。徐之蕭縣人。洪武時。馬太后病渴。思雪。六月祈雪進之。永樂時。謫往雲南三載。沐玉宮中。白日羣鬼。迷人索命。衆不能制。淵然驅之。鬼即號泣去。有七轉丹一器。常曰。尚有兩轉。必大福。大德人。又在名山。方能成也。吾姑俟之。宣德七年八月八日。昧爽。沐浴更衣。集其徒告曰。吾將逝矣。日中。遂引手作一圈曰。呵呵。跌坐而化。訃聞。勅賜祭葬。封長春真人。今朝天宮西山道院。是其住處。

焦姑

焦姑。名奉真。家住中和橋南。父以豆腐為業。姑有仙術。能祈陰晴。永樂時。召入宮中。數年。建玄真觀于中和橋北。以居之。有弟在神樂觀為道士。一日召道士曰。吾不食數日。死期已近。道士曰。吾當修醮與姊禳解。醮畢。道士來復。姑謂醮無用。奏玉帝表文上。有汗數點。玉帝未曾見也。道士驚異。果是有汗。倉忙未及換過。又戒道士曰。吾死後。不用龕與棺。只將蘆蓆捲之。送江浦縣定山上。吾願足矣。道士如其言。送於定山。忽雷雨驟作。遂失其尸所在。封妙惠仙姑。

沈野雲

沈野雲。名道寧。烏程人。住雨花臺傍清源觀中。行五雷法。後仙去。

唐古峰

唐詩號古峰。應天府學秀才。事母極孝。遇一老叟。見唐有仙骨。約在天地壇前。三更時。令撮土為香。拜叟為師。因授以內外丹。有遺流勸之入名山修煉。古峰曰。家有老母。世無不孝神仙。及母死。遍別親鄰文社諸友人。贈汞銀三錢。遂遠去。

閻希言

閻希言。不知何許人。頂一髻。不巾櫛。麤布。豐輔重頤。腰腹十圍。得如來一相。曰馬陰藏。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而浴。以故所至人皆異之。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冥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人有以為二百歲者。或云止可五六十。則亦隨答之。問其所繇。得及延年冲舉之術。則不應。萬曆初年。嘗過金陵土街口毛百戶家。鉢畢沐浴。跌坐而化。顏色如生。浹旬不變。蓋尸解云。毛百戶。名俊。號華峰。能行閻之術。蓋未可量也。

潘爛頭

潘爛頭。不知其名。朝天宮道士。能行掌心雷法。曾於東園上召神取紙。神怒。雷火燒其頭。頭遂爛。後居曉騎倉營中。人有疾病。將頭上膿書符焚化。用酒吞之。病輒愈。後仙去。

尹髻頭

尹髻頭。名從龍。華州人。囊有宋理宗時度牒。弘正年間。來金陵。成國朱公供養之甚虔。請于上浮橋江東廟中住。每出廟門。從之者如市。能出陽神。分身數處赴齋。朱公問尹曰。我欲一見洞賓。呂祖可乎。尹曰。可。公于朔日。出水西門外。劉公廟拈香。當拜洞賓來一會也。及拈香歸。寂無所見。迺責尹以說謊。尹曰。公曾見路上一道人。醉枕酒瓶而睡者乎。公曰。誠有之。尹曰。道人枕瓶。兩口相對。分明呂字也。公自不悟。那敢說謊。復遣人四路覓之。皆云。纔去片時耳。一貴人閨女弱病。形容俱變。舉城醫人束手。無藥可愈。母鍾愛不能捨。偶邀尹髻頭視之。曰。有癘蟲。尚可醫。請用何藥。曰。藥力不能治。只消與我同宿一夜。便好也。母信其僥術。決無戲言。白之于父。父大怒云。胡說胡說。豈有公侯家女與一風道士同宿之理。後見女殊無生意。母又涕泣言之。態

切不得已從之。尹令帚糊一小室。不許留錢大一孔。設一榻。不用帳。令女去其相衣。用手摩足心。極熱如火。抵女陰戶。東西而睡。戒女云。喉中有蟲出。可急叫我。女不能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將明。女報蟲從口中飛出。尹起四顧。覓之不見。蟲形曰。從何處鑽去。不能除根。定要害一人也。蓋乳母不放心。因開一孔窺之。瘡蟲出于女口。已入于乳母之腹。天明。父母視之。女之顏色已變。大笑而去。後數月。女方擇壻。而乳母已死矣。上新河一經紀家娶婦。令出拜尹。意在祈福于仙長也。尹見新婦。急走上前抱咬其頸。方咬兩口。被舅姑隔開曰。風道人不知敬重。如何咬我新婦。尹且嘆息曰。可恨。只咬斷兩股。尚有一股未斷。奈何奈何。皆不解為何說。後與丈夫鬪口。遂自縊。三股繩。僅有一股未斷。遂縊死。方服其言之先見云。府廩因其僂跡太露。惑亂人心。遂押發使歸華州。所遣軍人對尹云。每押發。皆有常例安家。今你一風狂道人。料無銀錢。妻子何以過活。尹曰。汝家所需。不過柴米。有何難辦乎。與你兩符。一帖竈上。一帖米桶上。用時自足也。驗之果然。及華州歸。要柴不得柴。要米不得米矣。鬚頭住華州鐵鶴觀中。騎鐵鶴飛昇。

玉冠

長春劉真人葬於鳳臺門外麻田七真觀。營葬時。欽差行人吳公惠與南營繕各用一堪輿。一云穴在五尺上。一云穴在五尺下。兩人相爭不決。吳公曰。葬者藏也。真人無子孫。何須風水。遂酌兩人之中而葬之。金井中得一石盒。盒盛一玉冠。盒蓋刻王真人玉冠五字。若依堪輿之點穴。則玉冠不得見矣。真人葬地亦已前定。異矣哉。

邢有都

友人姚允吉云。邢有都太史。一鳳公之猶子。不習舉子業。好讀奇書。一見郭忠恕佩觿。遂熟記其序。楚辭皆能背誦。兼為考校音韻。遂通切字法。尤喜星曆算數。不由師傳。迺能獨契其解。因自製漆毬。為渾天儀。及布算諸法。質之精于星曆者。皆毫髮無差。真所謂風悟也。偶登予一樓。望見長干浮圖。曰。此影可射而入也。遂為閉窗戶。塗塞諸竅隙。止留一指頂大隙。斜對日光處。塔影果宛然入焉。亦奇矣。每有巧思。惜三十餘歲而卒。

蛇火

司馬西虹嘉靖二年入京會試。二月初旬。忽一大蛇。約長二丈餘。盤據小廳中。梁投之以生物。

食之無遺。及鳴鑼鼓以驅之。覓僧道以禳之。皆不去。忽火焚其廳。遂不見。去之次日。西虹中進士之報至矣。此馬少虹談。

嘉靖來南場刺事

南場事。弇州列集載之甚詳。但有一二刺事。聊紀之。

嘉靖元年。壬午科。主試董公圯。翟公鑿。論語程文出于董筆。作至三十次。每覺發揮題旨不透。便將筆頭咬斷。後得監生一破。甚佳。遂用之。

嘉靖七年。戊子科。主試張公潮。彭公澤。六十一名張誥。武學生。

嘉靖十年。辛卯科。主試席公春。張公承恩。府尹扈公邕。愛葛清文。極力薦之。甚至泣下。遂中七十七名。葛文恠僻。多用佛經語。扈公有兄。文筆大類于葛。久困科場。鬱結而死。不覺傷感。殊無他意。

嘉靖十三年。甲午科。主試倫公以訓。張公治。中庸程文出於張筆。張公見解元鄭維誠中庸墨卷。破題用兩句成語冠場。迺批云。我以半月精神思之。不得。此子于風簷寸晷中得之。殆神助。

哉。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主試汪公汝璧。歐陽公衢。王諷。一論冠場。取為第一人。甘節中三十四名。迺武學生。從此場中不中武學生。

上之謫兩主試。提調監場房考皆提問。不許中式舉人會試者。雖謂不宜問祀典大事。不當洩征安南之謀。迺聖意之未發者。只恠易經題。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一句。以為譏訕也。場中題目尚忌諱。自此科始。三場一生策題紙。被風捲入半空。落于國子監內。及一榜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

嘉靖十九年。庚子科。主試張公治。龔公用卿。初取一卷。定為解元。見卷上四字號。恐為他省監生。不可冠南畿。遂置之。第二名拆號。迺是名士歸有光。

張公見萬士和卷。七篇中多有見道語。及揭曉。知士和為翰林唐荆川門人。則曰。此家常飯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主試華公察。閔公如霖。論語題。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尤英在場中大言曰。此文中若用先其所難。則易者可知。後其所獲。則失亦勿恤。四句語。未有不中者。聞

榜尤為解元。程文墨卷皆有此語。

府尹王公學益薦名士黃甲馬汝橋二人中式。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主試敖公銳。黃公廷用。所取解元無錫唐一馨。主試不識馨字。謂其字隱僻。欲以他卷易之。又愛其文。恐他卷不足以冠多士。方遲疑問。應天府禮房吏稟識馨字。遂定為解元。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主試尹公臺。郭公盤士。子未入場時。預知論語題。定是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場中果是此題。蓋因一大臣而發。

解元孫溥。年已七十歲。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主試嚴公誦。潘公晟。易經房考官閱卷。更深似夢非夢。見亡兒哀求云。望父中我。開眼見案上一卷。迺初學之士。未可中。少刻又夢如前。遂加圈點。勉強中之。揭曉。知是應天姚汝循。詢其年庚。姚所生之年月日時。即亡兒死之年月日時也。其異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科。主試瞿公景淳。陳公陞。論語題。君子貞而不諒。嚴分宜曾對諸翰林云。

論語中如君子貞而不諱一題。既不犯忌諱。又難發揮。是年兩京皆此題。解元余毅中。尚未冠。詩經。房考已取李逢暘卷。主試批清而弱。置之備卷中。府尹喻公時。極力薦之。又復批云。清而弱。終非俗筆也。遂中之。

嘉靖四十年。辛酉科。主試吳公情。胡公杰。未入場時。有人持字眼求售。且云。相公如不信。闈榜中了。周天經。方自悔也。是場論語題。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中庸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孟子題。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每題取首一字。恰是周天經。

吳公。無錫人。無錫預薦者十三人。士子為之語曰。胡杰元非杰。吳情却有情。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主試汪公鏜。孫公世芳。孫公方洵。舟龍江關。忽一鬼入其鼻孔中。說長說短。不數日。竟死場中。

隆慶元年。丁卯科。主試王公希烈。孫公鉉。南京督學耿公定向。條陳七事。上用其言。場中監生卷。革去四字號。僅中八人。揭曉後。主試與房考等。至國學謁文廟。監生下第者數百人。諠譁。

甚不遜。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事聞。詔南京法司速問其為首者沈應文數人。如法發遣。祭酒曩調陽蒞任未久。姑勿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以聞。變坐視奪祿米。司業金達以鈐束不嚴奪俸。各二月。

監生之圍主考辱罵。寶賴巡邏都督徐珏家兵精壯。監生不敢動手。且巡城御史與操江都御史官衙。去國學密邇。聞變易于遣人。廼守備魏國公大功坊。去國學頗遠。責以聞變坐視。奪祿米。武臣之易于得罪也如此。

隆慶四年庚午科。主試馬公自強。陶公大臨。詩經房考將吳汝倫卷塗抹不堪。棄之地上。他經房考拾起閱之。加以圈點。遂中解元。本房因無批語。不得認為門生。

禮記經房全椒縣尹洪令鍼工周萬里持一字眼。售與麻城監生曾嘉秩。閱其卷。每到文理不通處。便批云。此必謄寫所誤。中一百二十名。曾後竟不找銀。洪全椒不得厚利。何苦壞朝廷之大典。

萬曆元年癸酉科。主試范公應期。何公洛文。是科搜出土子。有用蠟燭中懷挾者。後遂用商人

官賣燭票。場中給燭。遂為定例。

萬曆四年丙子科。主試戴公洵。陳公思育。戴入場。便病。病中見鬼云。是嘉靖甲子科中允孫世芳。死于場中為厲。令其不得閱卷。

萬曆七年乙卯科。主試高公啓愚。羅公萬化。命經房取平正文章。士子清空好奇者。皆不中式。用心斗奎張四字為印。心字列前。斗字列後。奎為備卷。張字則落卷也。

上元陳舜仁。中八十八名。未入場時。夢廩米被人奪去七斗。及中後三場卷。每卷有一斗字。適符奪去七斗之夢。主試用心斗奎張四字。迺亦前定。功名可妄得乎。

張江陵堂中懸舜禹授受圖一軸。主試出舜亦以命禹。正是迎合其意。御史丁此呂之追論。誠意伯劉世延之波及。又何惟乎。

萬曆十年壬午科。主試沈公鯉。沈公懋孝。主試取沈天啓為解元。臨填榜時。副考沈公。竟中王士騏為解元。正考不得已。乃置沈天啓第六名。

御史張一鯤。考滿北上。面受權臣王篆之託。遂與篆子之鼎。同舟而南。之鼎號房中。皆是禮記

名士。三場惟束手高坐。他人代筆。飯食床褥。無異私家。且卷子比合場人獨高三分。易於尋識。一鯁又擇善書者另謄三卷。悉加圈點。置之袖中。恐內簾萬一不中。便出其卷。好舉薦也。及揭曉。之鼎惟其名僅在十五。憤憤不悅。不領公據。遂遊潞州瑯琊山去。林應訓。為徽州監生。懷挾。受銀千兩。監生不自懷挾。御史代之。大都主試。房考。提調。監場。通同作弊。不止科臣所論五人而已。

萬曆十三年。乙酉科。主試于公慎行。李公長春。言官以主司作程文。有礙看卷。是科程文。點定士子之文為之。

萬曆十六年。戊子科。主試劉公元震。劉公楚先。南京兵科給事中。杜廉參。中式應天一百三名。王國昌係徽州監生。乃前科餘姚縣生員。胡正隨冒籍通州。中順天鄉試。已經黜革。奉旨着巡按衙門。查明問革。

十月。應天府尹張積等題。萬曆十六年九月初三日揭曉。將中式舉人周應秋等一百三十五名。姓名榜示外。隨將中式舉人文卷。依式刊刻試錄進呈。隨准考試官當塗知縣章嘉禎呈稱。

查得四十九名硃卷。原係詩經荒字十號。職尋墨卷。誤將春秋荒字十號拆名。曹祖正填榜。錄對卷之時。燈下忙迫。止見號數相同。失於查對經書。以致錯誤。本職罪不容辭。合應呈請等因。照得榜出四十九名。係填寫姓名錯誤。未經題請奉旨改正。不敢擅刊成錄。恭候命下之日。方敢刊刻進呈。誠恐時日稽延。臣等不勝罪懼等因。又該左庶子劉元震等檢舉事。又該南京四川道等御史孫鳴治等。題為科舉失錯事。又該南京科臣朱維藩。奏為科場鉅典將成。經房對號差誤。乞聖明俯賜查處。以全盛舉事因。俱奉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看得科場鉅典。法至嚴密。所取硃卷。必查墨卷。比對相同。方可拆名填榜。此定例也。今當塗知縣。始不辨經書。謾查字號。已失之周章。既而不加磨勘。輒行拆卷。又失之怠忽。雖心本無他。而責實難諉。考試劉元震。提調官張楨等。惟據本房之呈送。不問經義之異同。固屬倉忙。亦欠精密。合候命下。將章嘉禎重加罰治。以為科場不謹之戒。其考試提調等官劉元震。職在統理。似與專司其事者不同。既行檢舉。相應量加罰治。惟復別賜定奪。再查照填榜刊錄。原屬一事。今榜出已久。而錄尚遷延。未呈御覽。甚非慎重大典之意。合無行令各該府官。將原刊試錄。星夜進呈。其誤中四十九名曹

祖正。相應查革。復學肄業。仍將本生。并原取詩經荒字十號硃墨二卷。解部復閱。以憑上裁。奉聖旨是。章嘉禎罰俸五個月。劉元震等二個月。

萬曆十九年。辛卯科。主試陸公可教。余公繼登。

監試御史林公方。點名時。執筆而死。與出場中。

中六十名何天申。湖廣黃岡監生。習詩經。初場文少兩篇經文。謄錄者迺蕪湖人。謄完五篇。方知為不全之卷。因空費工夫。遂伏几而睡。忽見金甲神呼曰。用心謄此卷。連云。自天申之。自天申之。迺驚醒。又復睡。又夢如前。遂將他卷文謄足其數。及中後。以五十金。酬其人。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科。主試朱公國祚。葉公向高。

解元呂克孝。迺葉中允所定。禦倭一策。與河南試錄雷同。言官劾之。二公上疏認罪。俱罰俸。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科。主試黃公汝良。莊公天合。

易經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程文乃上海縣知縣徐可求筆。

提調官。府丞徐公申。長洲縣人。將蘇松常三府卷。雜于盧鳳淮揚卷中。先入內簾。俟取士幾半。

方將應天鎮江徽寧池太卷送入。

應天陳一治。二場已交卷。將出貢院。因思表中誤處。懇求掌卷官治中夏公尚金。夏命書手從二千卷中檢出。陳一治得以改正。中五十七名。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科。主試馮公有經。傅公新德。

兩主試。泊舟江干弘濟寺觀音閣旁。候期入城。有秀才據閣對舟。大聲連呼曰。今科我中在一百三十五名。主試已聞此語。及填榜。寫至一百三十五名。主試述其事于提調監試諸公。遂另取一卷。乃蘇州府學生朱貞一。中後朱來謁主試。又述其事。朱貞一曰。觀音閣上大呼者。就是門生耳。

書手作弊。與江西一監生。無錫一監生。多印出三場卷子六箇。場外晚名士代作文字。三場傳遞。進場又換出原卷。此通天大弊。提調徐公最號精明。亦不能覺察。萬曆三十七年己酉科。主試何公宗彥。南公師仲。秀才方逢明。三場已選中。將填榜。見卷面是四字號。遂以他卷易之。

監生孫起都。主試批。筆有奇鋒。談多勝理。因紛飛與去住字。不典。遂爾不中。

閻君殿春聯

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語。則傳會之說。皆不足信。獨閻君殿春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慮所能及。

獎拔

龍厓何公。極寡交游。却好獎拔後進。如濮州之馮祿。冀州之李再命。皆于垂齠之年而識之。為之延師訓教。買田供給。且逢人說項斯也。卒之皆成名士。李與子公露。進士同榜。馮聞龍厓夫人死。偕妻南來。斬袞哭于墓下。其感知遇之恩也。深矣。

玉皇繒環

守備太監劉琅。貪恠異常。造玉皇閣。延方士煉丹。一方士有瘦銀法。劉有玉繒環。價百鎰。誑言丹成以謝玉皇。遂以法取去。好事者嘲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巧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繒環。

冰霜兆水災

萬曆丁未年冬。雙橋門外。地上霜。有花鳥之形者三日。城中河及各處池塘。冰紋有如花木者。至次年。戊申夏。遂有異常水災。城中水高三尺。撐船入市。蓋霜冰之紋。陰氣之變。其水災之先兆乎。

建廟鵲異

正德四年。建晉獻武謝公玄廟。方上梁時。忽靈鵲四集。接翅而飛。旋繞不休。及人之肩。人不敢傷。異哉鵲也。此豈偶然而已乎。

一言喪七命

指揮白鶴齡。中萬曆辛丑武進士。工于刀筆。一日忽鬼使召去見閻君。閻君曰。白鶴齡。汝曾以一言而喪七命。汝知此罪乎。鶴齡因事實不敢飾詞。閻君云。適有他事。不暇究理。汝且去。鶴齡醒來。不數月。得一惡病而死。將死時。七竅中皆有蛆蠖之。

腰有硬軟

陳子野云。林某與人相揖。殊有軒輊。他人腰硬。自家却腰軟。他人腰軟。自家却腰硬。言其揖有深淺。曲盡小人之情狀矣。又有張尚舉。聶滅秀。楊吃寺三人。金在衙皆作小曲嘲之。令人絕倒。

痴絕

顧今庶。寶幢居士長子。不解世事。不問生產。寶幢遺以千金。三四年用盡。一日特買紙糊金銀錠數千。掘一坑埋之。每日清晨拜祝曰。變變。後視之。悉土矣。猶恨曰。沒福沒福云。

府學掌教周用齋汝礪。名進士也。秀才贄見積銀五十兩。傾十錠收之。一日取出檢驗。數少十兩。呼諸奴懲治。一長髯點奴。迺誣之曰。每錠五兩。五八四十。原止此數。用齋惑其語。遂不復問。秀才王楫。上元請用齋賞燈。次年上元日。偶從書中見去年之帖。呼門子看轎。今日王秀才請賞燈。門子明知其誤。遂造王處。王秀才只得具酒食飲之。

魏國公子徐桐岡者。家有合抱大柳樹一株。偶過隣家。見樹影成陰。歸家遂伐其樹。曰。我家樹。迺影落隣家乎。

王三槐。新造一樓。將所乘駿馬牽上賞之。馬不肯下。鞭之不從。因縛其四蹄。昇之下樓。

一極品貴人。目不識字。又不諳練。一日家讎。搬演鄭元和戲文。有丑角劉淮者。最能發笑。感動人。演至殺五花馬。賣來與保兒。來與保兒泣戀主。貴人呼至席前。滿斟酒。一金杯賞之。且勸曰。汝主人既要賣你。不必苦苦戀他了。來與保兒喏喏而退。此迺戲中之戲。夢中之夢也。貴人所以為貴人乎。

嘲戲

一士人好客而不甚設酒食。一日諸詞客坐久之。士人具水浸藕兩盤而已。諸人舉手而盡。一客因誦。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之句。云太白此詩。若刪去四字。只云。客到但知留。盤中惟有水。便合今日雅會矣。賓主皆大笑。

黃揮使六十誕日。白揮使戲之曰。黃耆無疆。黃即應聲曰。正好對白圭有玷。

鄭仕與金魚交。而好戲。鄭之庭前。蓄金魚一缸。中有綠毛小龜。兩人偶凭欄玩之。鄭忽戲呼云。金魚烏龜。金魚烏龜。金云。金魚不過是烏龜朋友耳。

陳泰華拜客於北門橋。主人留陳飯。泰華戲之曰。人說城南奢。城北儉。殊不然也。城南肉中也。

用些菜。君家菜中也用些肉。何可謂城南壽乎。

余與程孺文。汪子寧同行。見乞兒牽狗銜瓢化錢。孺文云。此狗亦知瓢乎。蓋戲子寧也。子寧曰。此狗只解口瓢耳。

打油

詩至於打油。惡道也。就而論之。刺之不入骨。聽之不絕倒者。弗工也。若施半邨。王吉山。陳秋碧。鄭玉山。金恭楨。王次山。朱企齋。楊萬壑。段鍾石。皆擅此長。

壁墨堦草

橫厓陳子野云。人家壁上無墨。堦前無草者。不可與之往來。

雨花臺詩集序

高座寺。去金陵城南二里。據岡阜高處。昔天竺吉友尊者。讓王位西晉惠帝末。永嘉中。遊建康。止建初寺。王導一見。先呼為我輩人。當時名流。如庾亮。周顛。謝鯤。桓尋等。無不歎洽。常以高座孤坐。故時呼為高座。法師卒葬茲山。元帝初為樹剎表識。後沙門造寺於冢。謝鯤即以其座名。

名寺。梁天監二年。寶誌公來居。與五百大士。俱有雲光。延坐岡說法。天花亂墜。因號其岡。曰雨花臺。臺俯瞰城闕。有江山之勝。自唐李太白。盧貴元而下。俱有題詠。今主寺寂庵上人。澄心西壁。以正法眼藏觀。破南北宗旨。猶有詩書結習未忘。恐見存之詩。久亦湮滅。迺欲繡梓以廣其傳。刑科給舍。涿陽史君巽仲。與上人有詩壇之契。恆捐薪米以助其費。梓刻既成。巽仲求予言以為序。予熟遊金陵。茲臺屢登焉。每一送目。詩景蒲前。然景物一致。而態度屢變。詩亦隨之。鍾山雲抹。街日半規。其詩黯以淨。黃屋擎天。紫氣陸離。其詩壯以麗。江暗浪喧。風帆搖曳。其詩闊以激。長于繁華。鳳臺嵯峨。秋高氣清。長空煙縷。凡三國六朝。興亡蕭颯之態。與夫王謝周庾諸公。風流蘊藉之態。無不暗畫于中。其詩抗之而行。蒙之而明。平之峻層。其冥冥。其澄澄。孰能盡暴其形。傳其聲。是知其有餘不盡之景。雖盡經騷人墨客之所品評者。又安能俾其精英。有所虧成也哉。予恆默坐臺端。吾心窅然以深。吾思灑然以凝。靜與溟溟居。動與玄造并。方能與是詩會于太虛寥廓之庭。嗚呼。是可以易知耶。詩自唐至國朝。凡若干首。讀之光彩爛然。是知天之所雨之珠玉。夥于花當萬倍也。寺有八景。除臺之外。有七。曰聚寶山。曰手植松。曰中孚塔。曰

拔秀堂曰永寧泉曰銅鐘碑曰白石庵各有故事不能盡述。雨花臺舊有志。寺僧毀其板。偶見蔡氏悅此序。遂錄之。

茶有肥瘦

雲泉沈道人云。凡茶肥者甘。甘則不香。茶瘦者苦。苦則香。此又茶經。茶訣。茶品。茶譜之所未發。夫如何。

穀齋主人獨鑿錄云。論詩貴美惡不相掩。如杜少陵。岱宗夫如何。夫如何三語。頭中氣甚矣。註詩者。反目為跌蕩。何也。段虎臣云。夫如何。果是頭中氣。細思之。夫字當是。大字之誤。上云。大如何。下云。青未了。正見其大也。此論似得之。

王陳優劣

王大威。侍坐唐荆川先生于高座寺。因問王陽明。陳白沙二先生。亦有優劣乎。荆川曰。吾人於二先生。且學他好處。未可優劣。少間曰。白沙久在林下。所養較純。

增減字法

友人崇頤有繡佛齋刻本詩一冊。乃朱姓妓詩也。詠雪用玉樓寒起粟。銀海眩生花之句。余因曰。今之詩人。若知增減字法。只須取古人之作。點定之。便可成名。如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李義府句也。張懷慶。增生情出性四字。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李嘉祐句也。王摩詰。增漠漠陰陰四字。此非古人增字之良規乎。東坡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今減去凍合光搖四字。何等渾成。一山人在坐曰。可偶一為之。不知余之出于戲也。

旗幟

太祖令軍營旗幟用舊。送光祿寺。供廚役之用。其精密如此。

未沾一命

開國功臣常懷遠。李臨淮。鄧定遠。湯靈璧。劉誠。嘉靖中續封。甚愜人情。但李太師之後。未沾一命。殊為缺典。太師之後。皆在南都。甚微而甚貧。

謀館背義

楊朝宗。字見卿。別號朴庵。性狷介。謹矩矱。不差尺寸。非其義弗取。聚徒糊口之外。一無所縻焉。

嘗館於大姓徐氏。有同門生易某相友善。貧無以自存。將往投故知於汴。朴庵曰。道路遠。人情巨測。能得所欲邪。曰。計弗獲已耳。慰之曰。即有館穀之使。可少留乎。易唯唯。喜溢顏面。時徐姻屬杜兵部。將以其子就帷下。朴庵遂以讓易。而托徐氏縱曳焉。易以是識於徐氏。而陰欲得朴庵之館也。則暇日與徐氏子商經史。課文義。若授弟子者。自是疊疊靡倦。退復語人曰。徐君德我。必移子見托矣。聞者甚不直易。咸奮臂來告。且圖與報之。朴庵笑曰。故人情厚。寧有是耶。固止之。明日遂以故辭徐。徐再四留。再四不可。則曰。吾舉一自代者。詢其人。即易某也。後易官於朝。讓者猶籍籍病之。正德間。諸公修郡志。將列其事。朴庵復聞而懼曰。揚友之過。以成己之名。君子弗處也。况彼為貧所累耳。亦何過哉。因遣門下生沮之。嗟夫。謀館背義。如易君者。衆也。朴庵誠古人哉。

盛唐匡廓

段虎臣云。李于鱗。王元美。宗子相。吳明卿。徐子與。梁公實。謝茂秦。嘉隆間七子也。詩學盛唐。不過盛唐之匡廓耳。至于深沉之思。雋永之味。超脫之趣。尚未入室。

詩社

有一人目不識字。好邀人結詩社。且飲食甚菲。而又愆期。好事者嘲之云。紐穿腸肚詩難就。叫破喉嚨酒不來。道其實也。雖然。詩社不愈鬧。鷄呼盧之場乎。嘲之者過矣。

節料

教坊司每於歲首五日內。或四人。或五。或六人。往富貴人家奏樂一套。謂之送春。又謂之節料。主人皆有以賞之。此事不行。已五十餘年。

石榴笑冷官

姑蘇蔡羽。字允遠。才高倚馬。譽重南金。但賦性鄙嗇之甚。以歲貢為南院孔目。同鄉文司城。送弓兵二名應役。終日奔走不暇。人摘兩石榴。與之充饑。曾署院壁云。草色常留上客馬。花枝不笑冷官衙。王子新云。花枝不笑冷官矣。石榴非充饑之物也。有不笑冷官者乎。

原治二篇

西治王公鑿。中正德辛未進士。觀政吏部。太宰邃庵楊公。令觀政者各以所業進。欲觀其才也。

西治作原治二篇。切中時弊。遠慮大奇之。即補文選主事往。文選必他司調補。無徑授者。蓋異數也。

還銀生子

豹韜衛千戶高仲光。大司馬差往北京上疏。行至山東界。投一野店。見店有遺銀一囊。約三百餘兩。遂問主人。早有何人寓此。答以遠客兩人。行且五六十里矣。高曰。此一囊銀。定是客人所遺。若暗携去。人雖不知。鬼神知之。我四十無子。不愛此非義之財。以損人也。因解鞍秣馬。以待失銀之人。次日早。有客尋至。且泣且訴。高取銀與之。各問其姓名而別。仲光後生子四人。中萬曆辛丑武進士高居仁。乃其長子。

天眼開

儉庵梁公。以戶書考滿。解職家居。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

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

球婁

自庵陳公欽。在南武選主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白。公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自庵以此名聞天下。

詩學

嘉靖中。司寇顧公華玉。以浙輅在告。倡詩學於清溪之上。門下士若陳羽伯鳳。謝應午少南。許仲胎穀。金子有大車。金子坤大興。高近思遠。相從以遊。講藝論學。綽有古風。

三似

華亭平泉陸公樹聲。稱秋溟殷公邁云。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似楊次公晁太傅也。

仙官入室

楊道南先生之母陳孺人。懷孕未誕之夕。夢笙籟滿耳。閭里走賦。須臾。有羽蓋霓幢從南來。擁一仙官入其室。翼日。遂生先生焉。蓋先生文名道譽卓絕一時。豈偶然而已乎。

小劉祠

南坦劉公麟。以刑部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擬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建。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其像。為小劉祠。

埋刀

南坦劉公夫人。乃王南原公之姊。劉有一寶刀。南原心欲之。南坦亦心許之。皆未曾明言及。南原死。南坦自湖州來觀葬。取寶刀埋之於墓中。宛然季札之風。

預作墓銘

南坦公。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

夫婦倫絕

秀才陳舜胄。萬曆庚子科三場文。房考主試已高取。將填榜時。主試復閱其易經。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中不喜夫婦之倫絕五字。遂爾不中。蓋舜胄曾逐其三十年之妻。并逐其子。使母子乞食他方。存亡難保。僅留一妾。又剪其髮。打罵莫堪。怨恨入骨。夫婦之倫絕也久矣。主試之塗此一句。乃鬼神使之也。

剪刀詩

升菴詩話補遺云。古廉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響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

花練黃

杭州花綸。黃觀榜及第三人。初讀卷官進卷。以花綸第一。練子寧第二。黃觀第三。太祖政定以黃第一。練第二。花第三。故南京諺有花練黃。黃練花之語。

斗南

斗南老人。泊舟采石江上。遇李太白。與之聯詩。童尚書作傳。載其全詩。今在枕肱集中。

親書考索

矩庵陳公鎬。提學山東。為人明敏有吏幹。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

讀漢書

謝與槐公。督學廣西。喜臨桂縣童生張鳴鳳。文筆奇古。因進而訓之曰。吾子不患不成名。患胃中無全書耳。乃取兩漢書。親為之句讀。令五日進院一背。雖出巡亦携之行。與槐公轉官。兩漢書已完矣。其造就後學如此。鳴鳳。字羽王。後來南都。拜於墓下。立一碑而去。

醫案

御史陳公。忽小兒閉目。口不出聲。手足俱軟。急延醫治之。獨孟友荆一見便云。公子無病。乃飲酒乳過多。沉醉耳。濃煎六安茶。飲數匙便醒。御史撫掌大笑曰。得之矣。可謂良醫。余內人。幼年病血山崩。諸醫皆危之。劉春齋用當歸一兩。荆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服。立止如神。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此應聲蟲病也。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樞用小藍煎飲之。即吐出其蟲。

撫州銅客。病痢甚危。懸五十金酬醫。太學生倪士實授一方。用當歸末。阿魏丸之。白滾湯送下。三服而愈。

胡竹亭。授一治痢方。採黃花。地丁草。搗取自然汁一酒鍾。加蜂蜜少許。服之神驗。

隣有一貧人。病濕痰腫痛。經年不能行。遇乞食道人。授一方。用稀荻草。水紅花。蘿蔔英。白金鳳花。水龍骨。花椒。槐條。甘草。蒼朮。金銀花。共十味。煎水蒸患處。水稍溫。即洗之。此方已醫好數人。張白門。治小腸氣。秘方用烏藥六錢。天門冬五錢。白水煎服神効。

黃氏小使不通。陳鴈麓用芒硝一錢研細。龍圓肉包之。細嚼嚥下立愈。

孟望湖。淮安人。耳中聞人聲。悉是祖考談其家事。擾擾不休。邀劉春齋醫治。春齋診視之。曰。暴病之謂火。怪病之謂痰。用滾痰丸下之而痊。

余兄奇峰。生兩瘤大如拳。僧傳一方。用竹刺將瘤頂上。稍稍撥開油皮。勿令見血。細研銅綠少

許。放於撥開處。以膏藥貼之。數日即潰。出粉而愈。

接鶴脛

李克齋公。在兵部正坐堂。忽空中飛下一鶴。馴熟不去。對醫人劉春齋云。家曾有鶴飛來。第二小兒舉進士。今又有鶴飛來。大小兒定中進士矣。未幾而鶴折其脛。私心殊不喜。因問有能接其脛骨者乎。一人對曰。家藏接骨秘方。想人禽一理。或可接也。急命修製之。方用土鰲。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沒藥。菜瓜子仁。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灌之。鶴脛如故。但人上體傷。食後服之。下體傷。空心服之。李公乃以其方傳之于劉春齋。

雷異

太學生陳居業家樓上。有磁器兩廚。忽夏日雷震一聲。兩廚皆打錢大一孔。將廚中磁器布列於樓板上。大小皆相配。其異如此。俗云。雷神極巧極戲。信夫。

代族償銀

碧山。齊王孫。邀里中富客飲。乃其設謀專在於武橙墩。橙墩有族人。負碧山千金。半本半利。貧

不能償。鎖於空室中。俟橙墩赴席。佯令僕洩之。乃武之僕耳。語於橙墩。橙墩出席曰。族人負債。囚鎖空室。小人高坐。歡飲堂上。尚得謂之人乎。即令武高代償。亦非難事。何見辱之深也。碧山遂縱其族人去。乃揖橙墩曰。煩公一處。橙墩唯唯。雖飲終席。殊不樂也。越數日。碧山又送禮來。促其處。橙墩謀於妻妾曰。生平未曾求人。今且求你二人。乞將首飾借我。以全其言。他日當倍償焉。妻與妾置首飾於几。乃數之曰。人負己者。不能取。痴也。人負人者。代償之。痴之痴也。飲數盃酒。出銀千兩。其痴不可言。而貧可立至矣。橙墩估其價。携以償。碧山曰。此首飾作銀八百兩。尚欠二百兩。容四年償之。橙墩此舉。真丈夫哉。真丈夫哉。

死同諡異

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順。英廟震怒。親率六師征之。時內閣重臣扈蹕者二人。吾鄉張公益。與曹公鼎也。師次土木。敗績。二公死之。既而朝廷錄死事之臣。曹公得諡文忠。而張公僅諡文僖。夫忠之與僖。相去遠矣。不知何以死同而諡異也。

錢寧後身

織羅俞四老。名鑑富而忠信可托。錢寧喜其人。將銀二三萬與之織造。又曾寄物數廂于其家。錢寧得罪抄沒。未嘗波及馬。後夢錢寧入室。生一子。名弘澤。用銀如糞土。四老與其妻私語云。弘澤分明錢寧後身。若抄沒。是惡去也。今任其花費。猶為善去矣。又何較焉。

尼覺清詩

湛霍二公。拆毀庵觀淫祠。豹韜衛營中一庵。有尼覺清題一詩于壁云。急忙檢點破袈裟。收拾行囊沒一些。袖拂白雲歸洞口。肩挑明月遠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却負籬根舊種花。再四叮嚀貓與犬。休教流落俗人家。世傳其詩而已。余特拈出其名。

陸卒

澹泉鄭公云。南都下水軍。勝于陸卒。營馬壯于江舟。此論非也。蓋兵無強弱。若操練之極其精。賞罰之極其明。雖弱必強矣。何可以一言懸斷之乎。

夢孔雀

龍厓何公。宦濮州時。夢孔雀入室。遂生次子。仲雅因作孔雀賦。以紀其事。後仲雅御史巡按福

建。子森如夢。一孔雀冲天而去。不數日。閩中之訃至矣。

金絲金箔

最不可偽者。金也。二十年來。金絲有銀心者。金箔有銀裏者。工人日巧一日。物價日賤一日。人情日薄一日。可慨也夫。

乳母裂書

與槐謝公極喜收書。有一乳母。凡兒啼。走書房中。裂書聲引誘之。以止其啼焉。昔人謂藏書有八厄。今添加一厄而九矣。

陳南塘

南塘陳忠行六人。以陳六呼之。府軍衛中所軍。補役驗新江口。操家極貧。目不識字。有膽力。有機謀。能於江西浮游百里不倦云。

高都督新任。馭軍嚴刻。誇家丁拳棒。冠於北邊。一可敵十。坐營聞言。預選陳忠數人。以俟比藝。及下營演武。陳忠連打倒三人。高都督頓爾短氣。思以中傷之。

高都督苛求陳忠小過。捆一索打一百墩鎖營中。且詰之曰。陳忠好武藝。今日如何。意在致之死也。入夜扭斷鐵鎖。歸家送祖母於叔。送妻於岳父。半夜渡江逃命。而功名已兆於此。

江右李公開府淮揚。偶宿廟灣場關王廟。忠宿於三里外。方就枕。忽夢樸頭牙笏一神將。笏寫一火字。仍指點其去路。驚醒時。漏下二鼓。喚起衆兵。巡至關王廟。見倭奴廟前放火。兵少不敢戰。乃從廟旁拆牆。救出李公。即傳四路兵。蜂擁而至。夜殺真倭首級七十二顆。李公大喜。方重用忠。

牛王河。與倭奴大戰。勝敗在頃刻。忽倭奴奇兵襲於後。忠稟曰。事急矣。乃負李公渡河。公感之愛之。遂結忠為義子。兩家各畫一渡河圖。以紀其事。

曾在胡總制幕下。一日與倭對陣。見其耀武揚威之甚。梅林曰。若得一猛將衝之。以挫其鋒可也。忠稟曰。陳忠願往。梅林公即以所乘馬與乘之人。韉馬壯。白袍雙刀舞入陣中。如無人焉。緩策馬而歸。梅林公大喜。揮兵繼進。遂獲大勝。

曾在通州逐三倭。一鎗斃一倭奴於牆。兩倭奴懼其勇猛。不敢救而去。

神烈山兩次打兩虎。府廡花紅鼓樂。送歸以榮之。

陳忠起於市人與倭奴百戰。斬真倭頭數十顆。官至遊擊參將。在小教場中軍坐營。忠亦武弁中豪傑也。忠死。子世文。襲指揮僉事。

陳夫人拒盜

陳南塘卜居倉巷中。半生拮据所得。貯在一樓。強盜窺南塘他往。四五十人劈門而入。將欲登樓。夫人沈氏持一鐵鎗守樓門。衆不敢登。皆云。鎗緊鎗緊。盜不得意。放火燒樓。乃沈氏見火逼身。從後窻挾鎗。投於隣家。竟免焚如之患。可謂女中將軍。不愧南塘之夫人也。

兩義士傳

宋景濂先生。有義士杜環傳。楊道南先生。有義士趙善繼傳。二公之義不同。均之足以風世。而振俗。

江寧三張

南戶部侍郎張公志淳。號南園。雲南金齒司籍。江寧縣人。有南園先生集行於世。二子曰舍。曰

合。皆以風雅論著聲名。昭昭在士林。含字愈光。楊升庵先生。有千里面談兩卷。乃與愈光談詩者。

韞庵長者

沈生予云。予任奉新時。未敢求薦於人。韞庵吳公。自浙移書。薦之于撫臺按院。多溢美之詞。若非撫臺按院言之。余終於不入也。其鄉曲之情。真憐才之懇切。吳公誠君子長者哉。至今感之。

韞庵自贊

韞庵吳公。自贊其小像云。入道德之門。而不諱道德。處功名之地。而不競功名。探仙佛之源。而不宗仙佛。博詩文之趣。而不習詩文。世方赫赫。我獨冥冥。世方矯矯。我獨平平。寓形軒冕。寄興烟雲。閒中風月。靜裏乾坤。斯柴桑處士所稱無懷氏。而安樂先生所記無名公者歟。即此一贊。可以覘公之素矣。

四苦役

衛軍有快船與運糧。縣民有坊廂。若鋪行又軍民共之。此四役。乃役之至苦者也。邇來雖稍稍

息肩。但財盡力窮。人不堪命。饑寒所迫。或有他虞。未有甚於此時也。嘗讀太祖高皇帝免租之詔。有曰。子孫百世。無忘江左之民。豈獨以兵費所資。特宜優恤。而亦以居重馭輕之良圖。疆幹弱枝之要策也。仁人君子。宜念之哉。

草茅驚鳳

楊道南先生。數歲時。受諸經。子史讀之。目數行下。且了其微義。甫十四歲。部使者胡公。試孔子惜繁纓論。辭辨川湧。意其為宿學。批其卷云。草茅中驚鳳已見。大奇之。

童年却金

齊學象崗胡公。既奇道南先生之才。又惜其貧。遣就海虞錢公有威學。因師友陳公原習。唐公應德。無不忘年禮敬之。館於學士梁溪華公。華公尤器重。嘗遺金百兩。弗受。比歸。潛置書囊中。登舟檢書見之。則回舟力却。乃去。他日。錢以告胡公。公為却咨嗟。以為一童子能抗志。乃爾。

會元三夢

石城許公。嘉靖乙酉舉於鄉。三會試。三不利。乙未復當上春官渡江。夜夢巨神自天而下。授以

龍墨一笏。有皇明大魁四字。甫入京。宿於旅舍。夢有持二軸索畫者。先生援筆一揮。成蒼龍形。牙爪向人。雲氣騰湧。寤後。復夢人授以牙刻圖書。有不負所學四字。是年有此三夢。果中會試第一人。

古語

古語云。金陵市合月光裏。今飲虹橋。武定橋。尚有夜市。又云。金陵人好醉。粧此事目所未覩。又云。金陵以鼎鑊相高。此風殊未泯。又云。金陵人好解字。但字被王金陵解過一番。人尚以穿鑿目之。秀才不作。此之謂也。

金陵瑣事 下卷